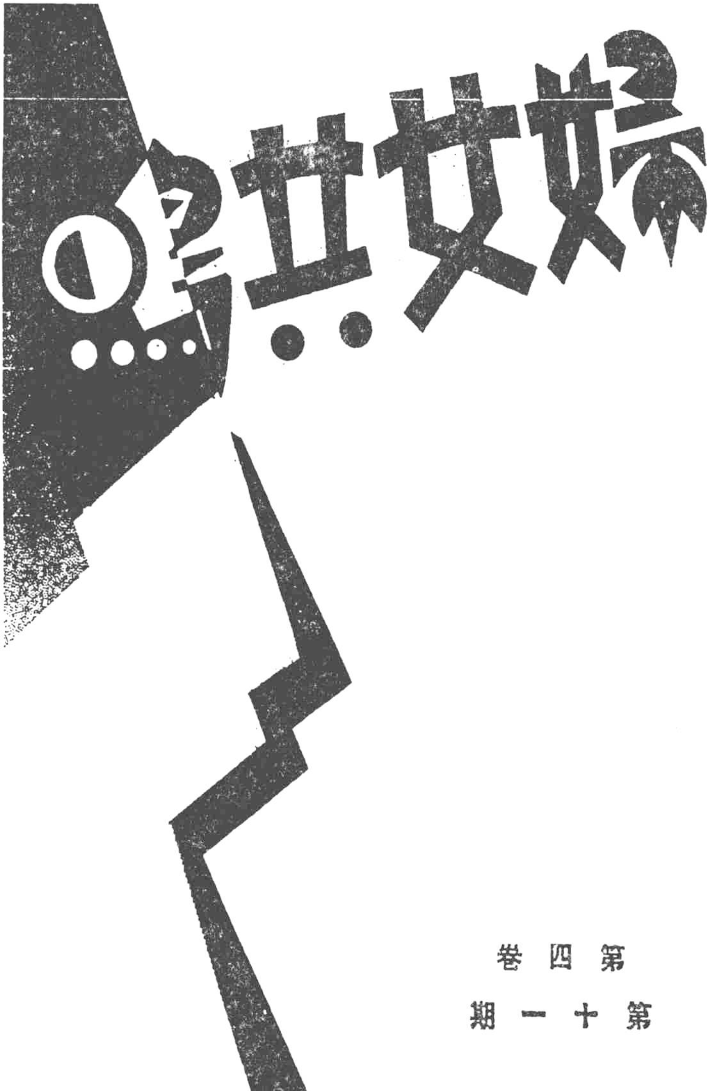


第四卷

第十一期

婦女共鳴月刊 第四卷第十一期 「賢良」問題專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短評

擁護政府管理貨幣……A.D（一）
文學家與時代……珊（二）
婦女刊物的如此消長……石音（三）

寫在論前

我們為什麼出這個專號……編者（六）

賢良問題的探討第一輯

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鍚龍（九）
賢夫賢妻的必要條件……峙山（一五）
新時代的賢夫賢妻……淡雲（二〇）
為什麼應該作賢夫賢妻……葉輝（二四）
賢妻良母的標準條件……社英（二七）
從嫖妓說到賢夫良父……房龍（三〇）
賢良與女性生產……鳳兮（三五）
媽媽的一生（速寫）……細雨（三七）
怎樣使丈夫賢良（隨筆）……毅（四〇）

賢良問題的探討第二輯

「賢妻良母」的認識……集熙（四四）
賢夫賢妻存在愛的領域中……誼（四七）
三延生活（速寫）……集熙（五一）
中國式的丈夫（隨筆）……雲裳（五四）

少女生活講座

賢妻良母是怎樣作的……鳳兮（五六）

小說

李嫂子……黃懿嫺（六〇）
少珊的生日……文子（六五）

婦女消息

一月間的婦女……周魏峙編（八四）
國內部
各地母親會父母會成立……婦女界振災再接再勵
鄂新運會成立婦女服務團……顏橋民教館舉行主婦談話會……濟南婦女道德促進會成立
上海婦教館少女會……粵省禁娼辦法
江蘇強迫妓女識字……廣州女宿舍之興起
各地首屆集團結婚……中國女子體育之進步。
國外部
英國婦女競選……津日僑婦女準備非常事變
編後談……峙山（八八）

補白

白事……（五）
婦女妝飾消耗……（三六）
口涎醫治蛇咬傷……（五〇）

短評

擁護政府管理貨幣

中央政府財政部於十一月四日宣佈管理貨幣。這種辦法在外國已經是很尋常，然在中國却是創見。據這次財政部所頒辦法，在：(一)以後人民不准使用銀元，要用法幣。(二)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的鈔票爲法幣，人民應以現銀元兌換法幣後，再來使用；在一定期間以前其他銀行的鈔票仍照常行使，但須漸漸收回。(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

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是政府要求將現金集中到國庫中，不讓流出國外；如果國際間有甚麼事情發生，政府可以有現金應付非常事變。所以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應該極力擁護這種政策，不僅自己要將現銀元向銀行兌換法幣，並且還應勸導親戚朋友這樣遵辦。

另外還有一種很大的作用，就是希望可以刺激本國工商業，限制外貨傾銷。因爲這樣一來，農產品價一定相當高漲可以疏動農村經濟；一方面外國貨的價格將因對外匯兌率之漲高而騰貴起來。外國貨價錢高了，人民買不起，就會少買一些，此其一。外國貨在中國賣了錢，盡是鈔票，運不回本國，惟有買中國貨物；中國貨到了外國却可以希望賣出現銀來運回本國，此其二。貨物入超的情形既可防止，且有可以變爲出超的希望，現銀又不至外流，此其三。

現在的問題全在於人民是否能切實遵辦。如果大家都能不私藏現銀，不和漢奸來往，不以現銀購買外貨——最好不買外貨——幫助政府實行此項貨幣新政策，則中國目前經濟狀況雖危，尚不難挽回呢！

A. D.

文學家與時代

珊

文學作家是領導時代前進的，還是隨着時代後退的呢？看完了徐蔚南先生的獨幕劇「菲閨」以後，我發生這樣一個淺薄的感想。

「菲閨」發表在十一月六日的東南日報沙發欄。徐先生在「寫完菲閨之後」裏說：

「十月二十二日，衛子臥爲宴客於天香樓，同席的有陳貽蓀，李朴園，劉湘女，嚴濟寬諸君，李朴園君是藝專教授而雅好表演話劇；東南日報將建築新屋，決定於三層樓築一劇場：席後談話，於是集中於戲劇。有人說，中國無好劇本，尤其是獨幕劇：各地所表演的，類多選用翻譯劇本，想起梅伯言的一篇「書楊氏婢」，不特是一篇絕佳的文章，而且極富於戲劇趣味，原文是這樣的：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明，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我說這篇文章很可以編成一本劇本，大家聽了都贊成。但是議論紛紛起來了：

——可惜太舊了，意識不正確，最好讓楊氏出嫁。

——操守問題，男女關係，固是其中之一：但在社會做事，也得講操守，近來中國，操守氣節都沒有了，以致投機賣國，漢奸遍地。梅伯言的文章，正是救時良藥，照原文編劇最好。

——梅氏所記的，是一個事實。照這事實編個劇本，旁的可以不管。

東一句，西一句，一大片議論，

暫且按下不表，結果，衛子朴園諸君卻就慫恿我來担任編這個劇本。」

按發起編劇的意思，是說中國沒有好劇本，發起取材梅伯言的「書楊氏婢」以編劇的是些東南文學作家。雖然有人提到不合時代的話，但有人妙想天開，想用「書楊氏婢」所表現的貞操，來矯正今之社會人士之不講操守者，奇歟，妙哉！所有守寡的女人都不再婚，就可使『投機賣國，漢奸遍地』的現象絕跡嗎？所謂『救時良藥』云云，令人不知何所見而云然。

我們對於「春閨」劇本之編成，是這樣認識：如果在「五四」運動時，或十五年革命軍北伐時，這種劇本是不會編出的。此劇本之在今日編成，正是因為壓迫婦女的封建勢力大抬其頭，負有改造社會責任的文學作家——男作家，竟也趁火打刼的敢於寫此傑作。既因沒有好劇本而編此，當然這就是所謂好劇本了。於此我們認識了贊成編「春閨」劇本的這一堆維護男權的作家。

婦女刊物的如此消長

石　音

刊物是群衆的喉舌，發佈輿論的利器，它能把一個人的思想傳達給無數萬人，它能使微弱的心聲，變做遠聞千里的洪鐘。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先知先覺的革命者，曾經以它爲喚醒迷夢的警號，同時也不知有多少自利自私的野心家，用它做維持統治的說客。總之，一個刊物而發生力量，其在好一方面說，固然能夠促進革命，推動時代；但在壞一方面說，卻也足以包庇黑暗，阻撓前進。

中國不幸，前一類刊物，多數已因年來那屯腐風行的新聞政策而毀身，變形，而後一類刊物，則反而打着文化建設的旗號，大施其麻醉的狂虐。在政治刊物如此，在文藝刊物如此，在婦女刊物也是如此。

上海兩大報（申報和時事新報）的婦女週刊——婦女園地和現代婦女，其編者和作者雖不盡係女性，但誰都相信它們多少能替婦女說幾句話的；但孰知它們的壽命，都已

於一月來分別告終了。停刊的主要原因雖說是迫於經濟，實行緊縮，可是何以同時卻代入了其他的週刊？可見這種刊物消長所依據的標準，並不如是其簡單。換句話說，其中必有更真實更複雜的原因在。這種真實的原因是什麼？顯而易見的，不外乎客觀的不見時於世而無利可圖以及主觀的報老闆的怕多事。商人惟利是圖，中國人最要的是命，婦女問題的討論既不能如香艷肉感的影星照片那麼吸引讀者，而解放鬪爭一類字句，又往往容易刺大人先生們的眥眼，因而不取消則已，一取消，必先臨及婦女。

明去暗來，物理如此，人事亦如此，這一極端的現象消滅，他一極端的現象必然生長。現在能替婦女說話的刊物既日漸消殄，則另一方面，自必爲不准婦女說話的刊物的滋榮。這句話，可以拿最近家庭副刊之出現於天津大公報作有憑證。在那個副刊裏面，不是教訓婦女應該如何育兒，如何做菜，便是命令婦女安排舒適的家庭，以博丈夫的歡心，一若三千年來養成的奴性，還不夠馴服，女誡女兒經一類的聖經，還不是盡鎮壓的能事，故必重加鎖拷，使其深入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而後已。

目前婦女刊物之畸形的消長，其表面上的原因，固由於商人的投機，男子的自私，以至於整個社會上殘餘封建勢力的作祟，然而歸根究底，應首負其咎的，實尙在婦女本身。因爲，第一，一個刊物生命的久暫，大都以讀者和作者的多寡爲轉移：讀者多，銷路廣，作者多，內容豐富。一個刊物的銷路廣，內容好，自然得以立足；反之，刊物既無人看，文章又無人寫，不停何待？婦女問題是婦女界切身的問題，凡屬婦女，應予以多方面的注意和研究。但是實際上婦女刊物就很少女性讀者，女性作者則更寥若晨星。中國婦女受教育的數量縱遠不逮男子，然較之二十年前，則已千百倍而上之。中國婦女的地位，理論上固已與男子平等，然實際上痛苦的什九未曾解除。婦女明知自身問題並未解決而卻不謀解決，以致討論婦女問題的刊物日益喪失其重要性而消滅，試問這尙能怪誰？

第二，一個刊物要想維持永久，除了上述的條件，必須還有獨立的經濟，現在全中國四五十種婦女刊物，其經濟來源能合乎這個條件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經濟權既操在他人手中，則生命的予取予奪，自在意料之中。今日

中國一般婦女雖無經濟權可言，但是其有相當經濟能力的，亦未始竟無其人。我們常聞某夫人一襪十金，一衣百金，但我們幾曾聽見有某個女人拿一筆錢出來辦一個婦女刊物？自己不能花錢替自己辦事，試問還怪誰去？

能替婦女說話的刊物少一個，婦女即少一分助力，不准婦女說話的刊物多一個，婦女便多一分壓力，目前這兩種不同的婦女刊物的消長，其對於婦女前途之爲禍爲福，早已判若明暗。所以，姊妹們，尤其是負有爲時代前驅之使命的知識階級的姊妹們，從速統一陣線，堅固團結；各盡所長，支持現在能替婦女說話的刊物，而以全力反對任何壓迫婦女的反動論！

白事

本刊前兩期連載之小說——可憐的爸爸——因稿件擁擠暫停一期，准於第十二期刊完。希望讀者與作者原諒！

編輯室

寫在論前

我們爲什麽出這個專號

編者

中國有所謂五倫者，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是。每一倫都有兩個對等的人，每人都有對等的責任，如君聖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朋友更是，彼此都要義氣。唯對於夫妻一倫，却祇有妻應該賢慧，而夫却沒有任何良好的標準。似乎是夫祇有享受妻的一切權利，而對於妻沒有任何的義務似的，豈非怪事？不僅五倫中的各對等的人們是彼此有着權利義務的對待，任何一種人與人之間，莫不如此。而獨夫對於妻爲例外；且妻對夫之賢是沒有止境的，夫對於妻之不賢也是沒有限制的。世界竟有這樣不平之事普遍的存在一般人的中間，而不以爲駭怪，眞令人不解。

其實也不必駭怪，不必不解，主之於奴，人之於畜類，不都是這樣嗎？做了夫的男人，已視作他的妻的女人等於奴僕與畜類了，這又有什麽奇怪呢？

妻已經是賢之又賢了，不知知足的男人，還像說教般的用禮教，政治，法律……鞭策着女人往賢的最高峯上爬，而男人却毫不打算如何納自身於賢。古人如此，今人還是如此；男人如此，有些莫明其妙的女人也如此；沒有知識的自知服從男人的女人如此，有高深知識自命爲識時務的女子也大聲疾呼的在喊着作妻的女子要賢；這是多麽

不合理呀！

因此有些明達的姊妹，被這種不合理的社會逼得沒有辦法，索性否認「賢妻」這一說教，根本否認賢良二字對於女子有任何關連。否認現在，而追懷着未來的合理的社會之實現。然而事實上殊非自身永不作妻作母以外，是沒有法子否認賢良的。因此，口頭上文字上雖然反對，而實際上既不能逃脫爲妻爲母的責任，在盡着爲妻爲母的責任的時候，自然逃不出獨責婦女賢良的圈子。於是便祇有渴禱合理的社會之實現了。

合理的社會實現以後怎樣呢？是不是妻可不賢，母可不良了呢？然而不然。也許爲妻爲母的責任由國家的設施接替了一部分，而餘下的一部分責任，仍得以賢良的態度去處理。所不同的，在合理的社會裏，男子們也合理的賢良起來，妻賢夫也賢，母良父也良，使這不合理的偏責婦女的賢良，進而至於合理的全人類的賢良了。

既然如此，我們現在來提倡賢夫良父以對趁妻與母的賢良，不正是未來合理社會催生劑嗎？

忠臣之「忠」，孝子之「孝」，弟悌之「悌」均不爲倫理之贅瘤，而獨賢妻之「賢」爲社會所垢病者，因其夫不賢也。然則提倡夫妻具賢不是對症下藥的辦法嗎？

在這裏有爲我們所不能忽略的認識，即賢良責任獨責之於妻而允許夫逍遙於賢良之外者，完全爲私有財產制度造成的男性所有權的社會有以致之。世界上一切都爲男性所有，女人也爲男性所有物之一，故爲妻之女性應對夫賢，而爲夫之男性不必對妻賢。猶之主不必對奴賢，人不必對畜類賢是一個道理。欲使夫與妻具賢，必許先使女子和男子躋於平等之地位，欲使男女普遍的澈底的躋於平等之境，必須打破私有財產制，把男子的一切所有權盡行取消，男子與女子的私人均爲無所有者，兩性始能站在平等的地位，從新創造合理的社會，如此才能完全實現夫妻具賢的合理關係。

我們的目標雖然在社會制度之合理化，但目標與我們的距離却是遙遠的。我們不能僅僅望着遙遠的目標而對着我們不合理的環境發牢騷，我們應該前進，在前進的過程中，應有逢山開路，過水搭橋的精神。如果遇有小石子絆着我們的脚，也得把他踢開；因爲這塊小小的石子，與到

達我們的目標雖然沒有若何的關係，但究竟是有絆脚的可能。那麼我們來提倡賢夫良父，使夫妻的關係，以及共同對於子女的責任都合理化，祇少也是在作踢開小小的絆脚石的工夫，甚至於是在培養開山搭橋的材料與工人。雖然不能使所有的夫或父，都躋於賢良，能使一人賢良，便多一材料工人的培養者，卽是這不合理的社會中，多一合理的細胞。我們喚起認識合理的社會的男子來作賢夫良父，喚起爲妻爲母的女子來監督爲夫爲父的日趨於賢良，卽是喚起人們來認識我們遠大的目標。在不會或不能推動着全人類向合理的社會急進的時候，來努力培養開山搭橋的材料與工人，以及喚起社會對於合理與不合理的認識，却是必須的。

最近，提倡賢妻良母與否認賢妻良母的人，成了兩大壁壘，提倡的仍在提倡，否認的仍舊否認，似乎各不相關。然而我們認爲妻與母受了數千年的賢良訓練，已成了凡妻皆賢，無母不良的現象了。至於少數的浪漫女子，以及生性兇惡的婦女，雖不能說盡皆賢良，然與全數的婦女比起來，幾乎等於零，實在不成什麼問題，而且伊們的不賢良，是生性不良，並非爲妻不賢爲母不良，對着這種婦女講賢妻良母是很難收效的。訓練此等婦女的賢良，應從作人良善方面去訓練，究其實，伊等爲妻爲母的行爲還是伊們一切行爲中算最賢良的。所以筆者可武斷說一句，現在是無妻不賢，有母皆良了。提倡賢妻良母的先生們，不必再白耗精力來提倡，爲夫爲父的是太不賢良了，應該集全力來訓練才是。反對提倡賢妻良母的人，也不必因夫與父的不賢良而否認妻與母的賢良，我們應該從提倡賢夫良父來解決目前的問題以治標他方面自然更要努力實現合理的社會期達我們最終目的以治本。治本治標無妨同時並進，期收異途同歸之效。這就是本刊出此專號的本意。

最後我們還要鄭重聲明一句：妻母的賢良，我們不但不否認，而且要保存，但是須在賢夫良父的對等之下來行使我們賢良的行爲。如果夫與父不賢良，我們必須加以督促或監視，務使達於夫妻具賢，父母皆良的目的而後已。惟有共賢良，始能共同實現合理的社會。

賢良問題的探討第一輯

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

蜀龍

一、在個人社會未成立以前

理想的社會是個人社會。那時候的社會單位，不是家庭而是個人。家庭完全廢除，個人成了社會的基礎。一切都由個人對於社會負責任，不再經過現今這種家庭的介紹機關。簡直說在我們若干代以後的子孫社會中，他們的詞典上已見不着家庭這名詞的存在了。他們只知道有大規模的寄宿舍，食堂，育兒所，醫院，…………他們不知道家庭為何物。

但是，在個人社會未成立以前如何呢？我們說的是中國，我們說的是現代，我們應當知道家庭佔了如何重要的位置呀，在社會中！

一方面，正如日本長野朗所說，在中國好些地方，還有着擁有七八十人的大家族家庭；另一面，例如上海，一夫一妻住一個房間便成為家庭的也有的是。沒有家庭的個人，是最少最少的份子。而政府的立法，也以家庭為本位。故事實上，在目前中國社會成立的基本要素，實在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比如政府取稅於人民，仍由家庭的家長來繳納。個人無論對於社會，對於政府所應有的交涉，每每經過家庭為介紹機關。家庭如果完整，個人的生活常常比較有保障，如果破壞，個人生活幾乎是不可能的。青年或中年，還有學校或寄宿舍這類的代替機關，勉強有寄託之所；老年和孩子便非靠家庭不可了。

這是事實而不是理想。那麼，就事實立論，在個人社會未成立以前，好家庭的組織，乃是異常的需要。不過舊家庭那種腐敗應該改良是不必說，就家庭中，夫妻孩子們又過於不尊重家庭的完整，而各趨極端地未免看重了個人，不肯略略犧牲個人的幸福，來補助家庭的幸福。

我們認爲要使家庭異常健全，以便支持過這一個困難的過渡時代，除了提倡基於男女平等原則的賢良主義而外，似乎是沒有較好的辦法的。

二、在兒童未公育以前

兒童公育，這理想是可愛的。而且這理想的完成，按理是比之個人社會要早些的。不過，達到兒童公育的困難，那是誰也知道的事。像現在的中國，如果我們不要唱高調的話，兒童公育所遭的第一道難關，便是經濟問題。因爲每個兒童照科學方法養起來，比之于在家庭中隨便養起來是費用要大得多的。這種大得多的費用，不但私人籌措不起，就是政府也沒有辦法。於是兒童公育，乃是無政府主義者一種空頭的支票。不論這支票到期是否有效，但在未到期以前，我們的兒童難道就不養了嗎？

養呢！可是中國這些家庭，你看看如何養我們的孩子！舊家庭中，養孩子的責任專推在無甚知識妻子身上；父親採取的一種毫不負責的態度。新家庭中，則妻子爲了如上節所述不肯尊重家庭而要尊重個人，便把孩子交給無甚知識的奶媽了。

即或說，女子有天生就的母性；但這種母性，爲了個人主義的發展，爲了感覺到養孩子的責任偏壓在婦女肩頭，爲了感覺到同樣該負孩子責任的父親却逍遙乎責任圈外，因而灰心地大宗都不負責，坐待那不易實現的兒童公育。在兒童公育未實現以前，孩子永抱在奶媽的懷裡了。

我們認爲要使兒童得到良好的養育，平等地得到母愛而且「父愛」，那麼，新概念的，基於男女平等原則的賢良主義是十分需要了。

三、舊賢良主義的爭執

甚麼叫作舊賢良主義？那便是從前有些人主張的賢妻良母主義。不消說，這些主張者，大概都是一些守舊的人物，他們所謂的賢良主義中，包含了一種奴隸婦女性。他們只要達到把婦女關在家裏，不准伊出來，使伊作丈夫的

奴婢，那便是「賢」，叫伊作孩子們的奶媽，那便是「良」。

自然啦，略有知識的新婦女，對於這種賢良主義，當然是毅然決然地反對。於是成爲提倡者是一營壘，反對者又成一營壘；這兩營壘，彼此攻擊，永遠對抗，似乎這世界不滅亡，這問題會永遠存在一樣。其實是大家忘了這個男女平等的原則；因而各走極端，大家都走到意氣的範圍，反而連問題的本身也忘掉了。

在新婦女方面，因爲不甘作奴隸式的賢妻良母，於是忘了還有一個「並非奴隸式的賢妻良母」，於是一提到賢妻良母，便盲目的反對起來；反對到了極端，連母也不作了，妻也不想作了；母不想作，妻不想作，當然支持社會的基本要素的家庭，便因而解體了。

在舊時提倡賢妻良母的一方面，則仍然抱着男性爲社會中心的老觀念，以爲婦女的賢良是絕對的，男性便用不着賢良了。再進一步，更且認爲賢良這兩個形容詞是女性才能用的，卻不曾想到賢良二字加於男性照樣可以適當。

從這些見地看來，過去的新婦女之反對賢妻良母，便是等於反對男性的專制，所以看去是似乎很有理由了。不過大家不曾明目張膽地申明「賢良」是不可反對的，可反對的乃是男性的專制。於是投鼠未能忌器，因反對男性的專制而連女性應盡的責任也反對掉了。

舊賢妻良母主義者，看出對手方的弱點，用「母親的責任」和「妻的責任」這類的大帽子，大大的攻擊新婦女不能盡妻的責任和母的責任。這攻擊看去也似乎有理由了。易卜生在傀儡家庭那劇本中，娜拉快出走的時候，丈夫便正式提出反抗說，『娜拉，你忘了妻的責任了！』娜拉終於不顧丈夫的話走了。易卜生是一個寫實作家，其意識仍是非常含糊。不過，那劇本的上演，就在那劇情的最緊張的那句話中，曾經引起過觀衆兩方的爭執。

妻到底有責任呢？還是沒有責任呢？救了個人出走是對呢？還是成全庭不出走是對呢？這可以說終於是一種類似賢良問題的爭執。

殊不知妻的責任乃是與夫的責任相對待。夫如不盡責任，妻沒有獨盡責任的理由。母的責任乃與父的責任相平等，父如不盡責任，妻沒有單盡責任的理由。於是「賢良

一也者，設使根據於平等的原則，乃是使家庭進於幸福，社會達到美滿的一種辦法，大有提倡的必要。但設使不根據於平等的原則，把担子偏壓在女性的身上，那就該反對了。

舊時的賢良主義的一切爭執，全然是因爲不曾闡清這一點的結果。所以我們要主張新的賢良主義。

四、新賢良主義

新賢良主義，便是贊成賢良的原則而反對偏於女性的賢良。於是更進一步而贊成男女兩方共同賢良，以維持幸福的家庭。這主義的基本概念是：

我們贊成——賢妻良母與賢夫良父。

我們贊成——夫賢妻賢與父良母良。

我們反對——爲夫者或爲妻者的不賢。

我們反對——爲父者或爲母者的不良。

像這樣是基於男女兩方平等原則下所負的一種家庭責任。這責任，如前一二兩節所說，在個人社會未成立以前，在兒童公育未實現以前，是異常正大的，必須的，非盡不可的。男女兩方若有一方不盡便會破壞家庭的幸福的

基本概念不過是如此簡單明瞭。現在我們來略略地說明甚麼叫作賢，甚麼叫作良罷。

五、甚麼樣是賢妻賢夫呢？

古時人把賢字講錯了，以爲賢字有「服從」的意思，以爲賢妻，就是一個最服從丈夫的妻子。可以說自從婦女運動以來若干年賢妻良母的爭執，這種「講錯」是該負很大的責任的。

遍査字典，賢並沒有「服從」的意思，他只有「多才也，善行也，愛之敬之也，因其善而以賢稱之也。」等等意思。對於小朋友稱賢弟，對於好人贈之以「賢良方正」，對於一個好的妻子，十分尊重伊，稱伊爲「賢妻」，足見賢字的本身並無惡意，而這時代的新婦女一旦被人稱作賢妻，彷彿便是受了侮辱似的。這可以說爲了反對男性的不賢，出於矯枉過正的態度。

其實賢，從我們的觀點說來，應當是白話說的「溫柔，體貼，」來對待終身的伴侶：不消說女方是該溫柔體貼男方；但男方更該溫柔體貼女方。

賢的第二點是互助，有共同的意志，思想等，除了日常生活冷熱饑飽病痛，自然雙方都應當以一種溫柔體貼的態度，使對方感覺到人生的美滿外，我們認爲賢的夫妻該有共同的意志，思想；最要的是使彼此的意志都能達到目的，對方有所欠缺或能力不足的時候，該互相幫助；像手和脚一樣的互相幫助。

賢的第三種意義，乃是社會的；即是說我們要作一個賢人。現今的話說，便是要作一個有高尙人格的人。因爲妻的高尙人格於夫的影響是極大的，反之，夫的高尙人格對於妻的影響又何嘗不大呢？不賢良的夫妻，便是只顧自己而不顧對方。丈夫儘管有大學問，妻的學問好不好是不顧了。或者，只圖倚靠對方而不求自己的上進。比如丈夫作了官，妻便靠此官爲官太太，這便是欠缺賢的人格的修養。

根據上述三種賢的定義，男女性關係的完美，實非如此地「賢」法不可。我們不要反對作賢妻，我們的條件是要作賢夫的賢妻。我們不要死死地，求女性作賢妻，我們首先要問自己會不會作賢夫。在男女平等的對待原則之下，賢夫賢妻才是理想的夫妻呢！

六、甚麼叫作良父良母呢？

過去在問題中所爭執過的理想的良母，那便是一個從早到晚關在家裏，作幾個孩子的總奶媽的女性。這女性是不需要讀書，尤其不需要到社會上去作事。伊只要身體健康，有一對好乳房，有耐性，能忍受三四個孩子的哭鬧，能夠看孩子的病到天亮，能夠替幾個孩子作全身全套的衣服。總之，伊能夠把畢生的精力，全部的光陰，通通犧牲在孩子身上，伊便是典型的良母。到了孩子長大成人，果然有點出息的時候，伊死了。孩子爲了取得能「孝」的虛榮，「旌表」伊一下，到處宣傳伊是「良母」。

至於父親呢？自來不曾聽見說過對孩子的撫育，該負何等責任。如此良母主義，怎不叫人反對？但反對了良母主義自己便生了孩子不顧，也是未免不合情理的偏見。

惟有新的賢良主義足以完滿地解決這一個問題。良是善良的意思。善良是人人該有的行爲態度。單求女性善良好作一個良母而不求男性善良來作一個良父，這是最大的錯誤。於是我們對於良的基本概念是如此認定的：

第一、良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孩子是夫與妻合夥才生下來的，故養孩子的責任是夫與妻完全共同分担，說是生就男子就不能看小孩，那是極大的錯誤。我們相信除了哺奶這件事是女性的專責外，抱孩子，半夜起來替孩子弄藥，蓋被，好多事情，父親都是同樣能負責任的。這樣努力負責任的父親，我們要用新名詞稱他作「良父」在得着背作良父的丈夫的女性，自己作起來「良母」來，便是異常之合理了。

第二，良是一種慈愛。不但母愛叫作良，父愛也是一種良的表現。對於孩子，不但是純然義務式的叫他能夠長成便完了，而且還要情感式的叫孩子們得到溫柔的父愛和母愛。這種愛，將來擴大以後，在社會上會愛一切人，會有豐富的同情心。我們相信一個有豐富的情感的人，必是從良父良母養下來的。反之，比如爲怕父親因而恨父親的孩子，其性質必然比較地不馴良。

第三、良是一種知識。蠢人是不能良起來的。這種知識，斷乎不應當女性單獨有，必須男性也同樣有。對於孩子，不但女性該利用知識來教育孩子，男子該同樣用知識來教育孩子的。知識，從消極方面說，使孩子的身體健康，心理上生理上都毫無病態。積極方面，使孩子聰明，將來有大學問，大成就，都是由於良父良母的結果。

從這三方面看來，夠得上稱爲良者，是對孩子能負責任，而且慈愛，而且有知識。那麼良父良母都是已婚的男女同時應當遵守的信條。一個人爲了反對單方面的「良」是可以；但一個人若果反對良父良母的行爲，那我們便認爲過於意氣。在兒童公育未實現以前，這裏意氣尤其是無價值了。

七、結論

總之，我們認爲：

一、家庭是今時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不健全，今時社會便會解體。

二、賢良乃維持家庭健全兩大寶貝。在家庭中重要組——夫妻，如不賢良，家庭便會破產。

三、但賢良必求之於男女兩方平等。我們必要男子作起賢夫良父來，不能單求女子作賢妻良母。

這便是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

賢夫賢妻的必要條件

峙山

妻賢，夫也要賢；反之，夫賢妻也要賢。如果妻賢夫不賢，而妻之賢適促成不賢的結果。反之，妻如不賢，夫賢亦非完美的家庭。

中國自古以來，僅講求賢妻，而不講求賢夫，這實在是個大大的錯誤。這是因爲男女未立於平等地位，在男子中心社會裏，男子儘可不賢，女子却非賢之再賢不可的原故。時至今日，凡識時務者，莫不承認男女平等之原則，然而還有人大聲疾呼的在提倡賢妻良母，而賢夫良父的呼聲，却沒有人意想到，表面上真令人莫名其妙。但一究其實在，所謂明達而識時務者，雖然在表面上承認男女平等之原則，而內心裏，還是以男性中心社會爲依歸，不肯放棄榨取奴隸牛馬式的賢妻的權利，看着婦女們隨時代的轉移，將打碎牛馬式的賢妻的鎖鍊而成爲社會人，家庭中爲夫的將要失掉這忠誠的奴隸式的賢妻，不覺大起恐慌，以爲從此家將不家，國將不國了，於大聲疾呼的提倡賢妻良母主義，這便是所謂新賢妻良母主義之抬頭的原因。我們很清楚的認識，這完全是男子的自私。雖然有些女子也在幫助着搖旗吶喊，但伊們是或被自私的男子們花言巧語所惑，或惑於作太太的虛榮，未能認清時代所致。

舊式的賢妻，完全是奴隸牛馬式的，我們自然反對，新式的賢妻，是助手式的，所謂幫助丈夫成就事業或學問，而否認自身人格之存在，我們也反對。我們所贊成的賢妻，是相對賢夫而存在的。在夫妻平等其賢的條件下，以互諒，互愛，互助，互慰，的精神，完成其賢的任務，以期永保幸福的愉快的兩性生活。相反的，如果夫不賢，妻不但沒有賢的義務，而且也不能賢。因爲所說的「互」「其」都是雙方的，單方面自然互不起來，共不起來。再明瞭的說，妻賢，也要求夫賢。如夫不自求其賢，或不知怎樣踏上賢之途徑。妻無妨促使其賢，如果用盡了心機仍不能納夫於賢，妻也可不必再對夫賢。夫妻是對待的，夫妻

之「賢」也是對待，不可且不能獨責之於一方。現在，我們進一步來探求賢夫賢妻的必要條件。

一、一般的條件

講到賢夫賢妻的必要條件，話就長了。各階級的夫妻，有各階級的必要條件，實難一概而論。勞苦的階級的夫妻，能夠彼此盡力去勞作，以勞作的代價共度飽暖的生活，就算彼此均賢了。知識階級的夫妻，溫飽是不成問題，須要彼此互愛，互慰，保守貞……等才能算盡了賢的任務。因此想分別着談談。在這裏，先談到一般的賢的必要條件。即一般的夫妻必須具有的條件。

1.夫妻要站在平等的地位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不站在平等的地位，決不能實現其賢。過去奴隸牛馬式的賢妻，就是夫不以平等的觀念視其妻所致，換言之，即夫不賢所致。如果夫妻的一切關係不以平等爲出發點，夫妻之中必有一方是不賢的。若要夫妻具賢，夫妻都站在平等的地位，實在是重要條件之一。那一方面缺乏此平等觀念，那一方就是不賢。在男性中心的現社會，大多的夫不以平等的觀念視其妻，故夫多爲不賢者，我們希望夫之逐漸改善成爲賢夫，是十分殷切的。如夫永不能掃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則賢夫賢妻的良好快樂的家庭永不能實現，不以平等觀念視其妻的男子，必非時代的先驅，而且是實現合理社會的障礙。這是一種很準確的測驗表。

在這不平等的社會裏，去尋覓平等的男子，已是不易。而這平等的男子一作了丈夫，平等的概念便逃之夭夭（可參看怎樣使丈夫賢良一文），作了妻的女子，應時時去測驗夫的平等觀念是否存在。這裏有一個很簡單的測驗方法：即凡夫施之於妻者，妻可照樣施之於夫；如果夫不表示異樣的反應者，是平等的觀念尙存在於夫的心中。例如夫對妻說：『請你給我倒碗茶來！』或『我今天要同幾個朋友去看電影，請你等們。』妻一一的接受了。過了幾天，妻也對夫說『請你給我把那件衣絡好收起來！』或『我今天有朋友請吃飯，或者飯後要有點餘興，回來的晚一點，請你給我等門。』而夫聽了妻的話，馬上不舒服起來，甚而不接受，即或勉强接受了，而一肚子的不舒服，也要尋機發作，這就是欠缺平等觀念的表現。

總之，如果夫妻之間，失去了平等觀念，夫妻具賢的

快樂家庭，是決不能實現的。

2.夫妻要有互諒，互愛，互慰，互助的精神　「互」字是不能離去一對愛好的夫妻的。中國舊式婚姻，就是「互」字不大能充分的使用。凡由戀愛結婚的夫妻，首先要有互諒互愛，否則就失去結合的要素。因互相諒解而生互愛，因互愛而有互慰互助。在未婚以前是互諒互愛最重要，如兩性結合的基石一般。到了結婚以後，互慰互助便是基石之上的建築物。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現社會，婚後男子變為丈夫，丈夫有丈夫的風格（參看怎樣使丈夫賢良），對於安慰妻子的義務往往忽略，或無此耐心；在互助的方面，也往往祇有妻助夫，而夫是不肯助妻的。這可以從日常生活以及社會事業上看出來。這是一般丈夫不賢的表現，也就是前面說的平等觀念已不復存在丈夫心目中的表現。「互」字是站在平等之上的，平等的觀念失去，「互」字也跟着消滅，夫妻具賢的幸福家庭也就無由實現了。故這四個「互」字，也為一般賢夫賢妻不可或缺的條件。

3.貞操的遵守　無論是新式婚姻或舊式婚姻，夫或妻都應互守貞操，無論怎樣懦弱的妻子，如果伊的夫對伊不守貞操，伊便凶強起來，和悅的家庭即刻變成戰場。如果妻不守貞操，那就更不得了，馬上就發生殺人的慘劇。故守貞操也為一般賢夫妻的必要條件。不守貞操的夫或妻均為不賢。就社會上所發生的不守貞操的事實統計起來，不賢之夫實多於不賢之妻，因此我們不得不提倡賢夫。因為妻賢夫不賢家庭社會的秩序也一樣的被擾亂，單方面的提倡賢妻有什麼用處呢？

二、各階級的夫與妻應有的賢良

1.知識階級的夫妻　這裏所說的夫妻，是指小市民階級而言。裏面包含兩種夫妻：一種是夫妻均為知識階級，一種是夫為知識階級，妻為無知識，或僅有淺薄的知識者。這種夫妻間賢的必要條件却各有不同。為行文方便起見，無妨分別的討論。

一對知識階級的夫妻，除了彼此勉勵着履行前面所談的一般條件外，在夫方面，尤應體貼入微的安慰妻的內心。因為有知識的婦女，精神生活比物質生活看得重要，為夫的不可不深加注意。此外，尤應時時鼓勵其向上進取的

精神，以免伊思想，學問，常識……等方面落伍。一個女人結婚之後，知識能力往往是向水平綫以下走的，夫則不然，永遠是前進的。結婚十年五年之後，夫各方面已高於妻，對於妻之待遇也漸漸轉移，而妻呢，往往根據結婚前後之恩愛情況，向夫爭吵，於是夫妻有共陷於不賢的危險了。故夫應協助妻排除一切向上進取的障礙（如發育子女，管理家務等），鼓勵伊前進。最好能使妻永遠保持結婚時兩人的知能比例。在妻方面，除了自强不息外，對於鼓勵丈夫和安慰丈夫，自然也是責任。然而如自己的知識和夫相差太遠，雖欲鼓勵其夫安慰其夫，往往有所不能。因爲根本不瞭解夫之憂慮所在，從何安慰起呢？故妻的自强，確爲賢之先决條件。總之，有知識的婦女，既具備了一般的賢的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和夫各自努力各自的前程，以及彼此的鼓勵和安慰。心靈上的安慰，都是彼此深切需要的。賢與不賢之分界，亦在乎此。

如果妻是沒有知識的，或薄有知識的，那末夫之賢，則在乎使妻取得知識，或增高知識。增進妻的知識，夫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妻的方面，除與夫共同遵守一般的賢良條件並增進自身的知識外，努力前進，勤勞工作，或節儉持家，亦爲賢之必要條件。如力之所能，尤應體貼夫的精神生活，以慰其內心。尤其注意的，是妻在此家庭所負的責任，必定是十分重要的，有如台柱，去此台柱則坍台。如果妻所站的地位，不十分重要，有妻也可，無妻也可，那末妻就易不賢了。如果夫以愚民政策待妻，不注意增進妻之知能，那末夫也是不賢。賢乎不賢，應各反省以勉之。

2.勞苦大衆的夫妻　所謂勞苦大衆，包含工人，農人，以及僱工小商人等一切靠勞力生活的無知識而且窮苦的夫妻們。這一階級的人，爲人類中最痛苦者。男人既苦，女人尤苦；男人之待遇女人，更是深刻的奴隸化，畜類化。男人以力氣大於女人，時常鞭打其妻，如鞭打其牛馬然。更有些夫，自已養尊處優，專恃其妻勞苦所得的代價以滿足其優裕的生活，這種事實，常在女僕奶媽中見着。廣東也有此種風俗。在妻的方面固然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過着十分可憐的生活，但也有些強悍的婦女，皮氣特別惡劣，以未受教育故，不懂非不講道理者亦頗不少。而且他

們的婚姻多係父母包辦，故勞苦階級的夫妻，離着「賢」字似遠些。和他們談賢夫賢妻應如何如何，不但談不通，即談得通亦難於使之實行。對他們和伊們提倡賢夫賢妻，似乎有待普及教育之推進。使他們賢的第一步，就是不要鞭打其妻，而且用種種方法教訓之，伊們賢的第一步，要使之明道理，不可胡吵胡鬧。其次才能訓練其履行一般賢良的必要條件，能做到一般的賢良的必要條件，已經是難能可貴了。遑論其他嗎？然而在這些訓練之前，還有一個先決問題，便是舊禮教之掃除。否則一切談不到。

3.富貴階級的夫妻　這一階級，包括政界的要人，官僚軍閥，資本家，買辦階級，以及地主劣紳等。這一類的夫妻，除了政界要人們有一部分賢夫妻外，其餘也就很講到「賢」。他們是私有財產制度的罪惡的執行者，女人是私有財產制度下受壓迫最深的一層，妻之被夫蹂躪，乃不可幸免的事實。妻受着舊禮教的束縛及男子的壓迫，不能不賢，夫却是沒有賢的必要。然，這一階級的妻也與其他階級不同，壓力一鬆，馬上就會發生不賢的行為。那些享受很高，勞作毫無，而且看戲打牌，不理家務，不負教養兒女的責任的婦女，多屬這一階級。除政界要人們的夫妻有些賢良之外，其餘的人們，在現社會下幾乎是沒有辦法使其走上賢夫賢妻之路。政界要人的夫妻們賢的必要條件，除了一般條件外，亦可應用知識階級夫妻的賢的必要條件，在此恕不多贅。

總之，在現社會下，希望其馬上走入賢夫賢妻的途徑的，祗有青年的知識階級有此可能。換一句話說：即在合理的社會未實現以前，先把自己合理化的，就祗有知識階級中認識時代的革命有為的青年夫妻是可能的。但在內憂外患的中國，有為的青年夫妻們是否願到這一點呢？他們和伊們，是否為着目前自身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履行賢夫賢妻的必要條件呢？有人說：『一個人對其父母不孝，對其伴侶不賢，即不能與之相交往。』與此種人交朋友倘且不可，這種人還能對國家民族以及社會人類的幸福有所貢獻嗎？當此萬分沈悶，萬事不能有為的今日，我們何妨試對我們的伴侶以賢來鍛鍊自己呢？自身先合理化了，才能努力社會合理化呀！朋友們，努力吧！

新時代的賢夫賢妻

是戀愛的昇華的表現
是家庭的安全的保障

淡雲

在本刊六卷九期上，時山先生徵求賢良問題專號文章的啓事中大意說，賢妻良母之所以給人反對，是因為另一平行概念，基於男女平等原則的「賢夫良父」被人忽視了，所以該主張賢夫賢妻……這些話，眞是先得我心的一種說法。自己曾經暗暗地打算過，想主張把求於女子的賢良也來求於男子。但沒有時山先生這麽明快，這麽坦坦白白地說出來。所以，看了啓事後的我，也顧不得文筆拙劣，不能不說幾句話了。

× × × × ×

一提到「賢妻」(現在而且還來提到「賢夫」)許多人便覺得這人的思想是落伍了，封建遺毒不能洗乾淨了。我們這時是不想從古書中去找材料來同這些人辯論的，我們姑照承認賢妻是封建時代的一種產物。但是我們現在是新時代，新時代的賢妻的定義，當然該重新估定過。這理由是非常明白的。比如舊時代的妻，便是受丈夫壓迫的女性的別名；新時代的女子既不受丈夫壓迫，為甚麽我們還要用妻這名詞呢？原來今時的妻的定義和昔日的妻的定義是兩樣了，如此新時代的賢妻和過去舊時代的賢妻是兩樣，自然也不成問題了。接受舊名詞是一回事，舊名詞的內包會因時代之轉變而轉變又為一回事。比如國家，英雄，政府，這通通也是將多年前的舊名詞；但試問而今的國家形式，英雄形式，政府形式那一件和昔日相同呢？明白這一點，便知道新時代的賢妻乃並不是落伍的思想的表現，反之，要在這舊名詞中去「包」新「內」容，這正是我們努力

婦女文化的一種重要工作呢！

我們所謂新內容的第一點，是認定妻和夫爲對待名詞，世界上沒有無夫之妻，如說有妻必有夫爲論理公式，則有賢妻必應當有賢夫，也是爲論理公式。或單提倡女子要作賢妻而不說到男子，那全然是不通之論。但主張賢妻又主張賢夫是最爲有價値了。

新內容的第二點，我們是首先對賢字的懷疑審愼賢是甚麼？夫妻該不該賢呢？從原則的說來，賢是一種對人接物最適當的態度。誠然，昔日的妻的最適當的態度是丈夫打伊也不敢回手，夫的適當態度，就是把妻當奴隸。我們說過，新時代是仍然該贊成夫妻應有最適當的態度，但今日之適當態度，該基於平等的原則了。故今日之賢夫妻是要的，而賢夫妻的內容是該當重新估價，好好地提出幾個新概念來的。

新內容的第三點，是說明今日的賢夫妻的態度，乃是戀愛昇華的表現。過去的新夫妻（舊夫妻似乎不在論列），在戀愛期間有過熱烈的情緒的。但一到結婚，按理是該愛得更甜密，反變爲冷淡了。說者又創造出「結婚爲戀愛的墳墓」的謠言，奉行此謠言的人，把結婚生活看的更加不堪，因而加以咒詛。殊不知這一切錯誤，乃是不了解新時代的賢夫妻的意義的錯誤。

其實結婚後的夫妻兩人，若善於用「適當的態度」，那麼，不但不是戀愛的墳墓，反會變爲戀愛的昇華，一般人認結婚爲戀愛的頂點，意思是山窮水盡。殊不知在此山窮水盡之處，若果能作賢夫妻，原來這其中還別有天地，是戀愛的昇華境界，是戀愛期間作夢也想不到的境界。這境界是丈夫得到體貼入骨的安慰，眞眞實實地幫助；反之，妻子也會得到丈夫的體貼入骨的安慰，眞眞實實地幫助。

× × × × ×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達到上述目的了。自然，我們並不主張和一般重視法律的夫妻一樣，未結婚前，先定一張平等契約，簽了字行婚禮。也不主張像法國莫泊三的小說中所寫一樣，夫妻同居一夜還得成立一張「床邊的協定。」那是太笑話。而且夫妻一旦到了要用文字法律的約束，那簡直是殺風景，不但是戀愛的墳墓，甚且是戀愛的劊子手。

我們覺得賢夫妻是慧心的男女，甚至於如金聖嘆所說的那種才子佳人才會的，所以是不容易，所以是更當由大家來參加討論。

不過，從粗淺的說來，首先是不要忘了彼此是愛人。對於戀愛的劊子手或墳墓當時時加以儆惕。對方是你所愛的人，你要叫對方幸福你自己才有幸福，專求對方作賢妻而自己不作賢夫也是一種非常沒味的了。怕我們的再沒有比丫頭更甚的了，但我們能不能與丫頭同居而感到幸福？故，用種種戀愛時期的溫柔互相對待，大家以對方的歡笑爲自己的歡笑那才是真歡笑。

其次，該當尊重對方的人格，叫妻的人格掃地求必是夫的榮幸罷？叫夫的人格掃地又何嘗是妻的榮幸呢？故，當把對方看作與自己絕對平等的人，尊重對方的人格實爲要義。伊有好處對於我，我當更有好處對於伊。相敬如賓的老原則，加上一些情趣，像對說說笑笑的久別後的老同學一樣，絕不侮辱對方，但也絕不是一種老鼠怕貓的態度，這也便是賢之一面，戀愛期中是一味的因過愛之而生怕，所以情感地盲從對方；夫妻生活乃是滲和了理智的愛，所以又反過來如朋友一樣極有有磋商的餘地。而且再加上尊敬，加上愛，所以是一種深深的甜密…………。

再其次，實際的幫助，尤其是賢夫妻的一種要義。夫妻既爲戀愛的升華，當不如昔日之虛僞的客氣了。對方的弱點，一種是屬於天性的，比如女子的勁力不及男子，男子的細心不及女子，當然是該大家時時幫助時。還有一種是屬於人爲的；或丈夫的學問較強於妻，或妻的學問較強於丈夫，必時時設法幫助。若果對於夫或妻尚不能幫助，那麼如何能幫助社會呢？故，一個人若不能作賢夫賢妻，他或伊必是個自私自利之徒，在社會上也無甚價值可言了。

總之，夫妻的地位同，學問同，人品同，享受同，操作同，一切皆同，才夠得上新時代的模範家庭。但如何能造成這種種都相同呢？乃是賢夫賢妻的結果。

× × × × ×

全世界的離婚案件，每年幾十萬是有的。這幾十萬對夫妻，事前也都作過不少的美滿的夢罷。他們爲甚麼一旦將夢完全摧毀而陷於深深的不幸呢？我們下細一研究他們不幸的根源，不外下列幾點：

彼此意見不合，思想相左。
對方另有所歡，破壞家庭完整。
不堪對方虐待。
對方有惡劣嗜好，人格掃地。
其他不必說，卽以此四大端來說，但是我們兩個字可以包括，乃「不賢」的結果能了，賢夫妻就能彼此讓步，和好朋友一樣調和，那會意見不合呢？賢夫妻就會永久如常地溫柔體貼地相愛，那能另有所歡呢？賢夫妻如何會虐待對方呢？賢夫妻當能彼此規勸，那會再染惡劣嗜好呢？

所以，若果認爲離婚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是破壞家庭的完整；則新時代的賢夫妻態度，乃是使家庭完整的唯一法寶。

女聲半月刊
第三卷第十二期

目錄

六中全會與民族出路……同
善隣會……宸
道德會與同盟自殺……宸
日本對華新政策及其意義……魯文
意阿開火及其他……宇晴
中國已具有婦女解放的條件嗎……松岩
「賢女」與「和妻」……濟人
過渡時期的家庭婦女問題……伊蔚
閒話「美人魚」……鐵漢
山東「媚物」又顯神通……穎文
談談男人……菲莪
滾出鬼門關……阿盛
老嫂嫂……大戈
世界婦訊……穎文譯
何香凝軼事……淑儀
總代售處　上海現代書局

爲什麼應該作賢夫賢妻

葉輝

因爲篇幅的限制，所以關於本問題不能作詳細的論述。現在，只能把「作賢夫賢妻」的切身利益，加以較詳的說明，使讀者知道「賢夫賢妻」的好處，和「非賢夫賢妻」的壞處，那嗎，我們爲什麼應該作賢夫賢妻的這一問題，也就算相當地解答了。

一、賢夫賢妻與自身的幸福

我們知道，夫妻關係是基於互助的原則上，和互相間因精神上與肉體上的迫切需要，才結合而成的。同時，我敢相信，一個人在社會上除了他的手足與他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外，其次當然要算夫妻間的關係是最密切了！因爲一個人無論他投身於社會與否，除浪人、尼姑、僧道而外，都離不了家庭，而在家庭中除父母外，常相接觸的當然首推夫妻關係。譬如說：當夫或妻的任何一方面從事於職業後而回到家庭中，這時能給與他們以精神上的安慰的，當然是他們夫妻自己，或當男女間因生理上的需要而能給以性的滿足的，當然也是他們夫妻自己；總之，無論從那方面說：最大的如計劃一生的事業，最小的如日常生活的接觸，夫妻間都成了不可分離的現像！夫妻關係旣是如此的密切，那嗎夫妻關係也就非改善不可，因而良妻賢夫也就成了一個中心的問題。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爲夫妻關係旣是建築在「互助」的基礎上，那嗎，夫妻間只要任何一方面的不賢，都會妨害到互助的進展；即使任何一方面是賢，但對這夫妻關係也是得不到若何的改善，同時，夫妻間也會常生裂痕而發生痛苦的！譬如說，有一個嫖、賭、鴉片、浪蕩、酗酒、惡性、粗暴的丈夫，雖然是有一個勤苦、耐勞、儉樸、溫柔的賢妻，但在家庭間夫妻間也不會得到好的結果，鬧鬧嚷嚷的事情也是會常發生的！相反的，即使是一位有職業，好性格、不嫖、不賭、不吸鴉片而且能愛護妻子並對家庭負責的男人，但當他過着的卻是奢華、虛榮、浪漫、遊蕩的妻子的時候，他又有什麼辦法

來改善家庭生活呢?!彼此間也只有在吵鬧中過生活，也只有在痛苦中掙扎啊！相反地，假若是一對賢夫賢妻的話，夫妻倆當各從事於職業而回到家庭的時候，互相間都能得着精神上的慰安；或者是家庭間有了什麼困難，互相間也可能從常計議，也可能互相諒解；在某些時候，或者為妻子的幫助丈夫，為丈夫的或者原諒妻子，這樣一來，家庭間，夫妻間自然充滿了快樂和愉快了！或者，甚至說到夫妻間思想相同，學識相等，性格相投，那夫妻間的快樂當然是更不消說的了！

以上只從理論上原則上來闡明「賢夫賢妻」在家庭間的幸福，和非賢夫賢妻間的痛苦，至於其中痛苦的情形，我們只能從社會的事像中去體念了！

二、賢夫賢妻與兒童的幸福

孩子是夫妻的結晶，因而夫妻間的一舉一動一喜一怒，對小孩子無論先天和後天，都有重大的影響。譬如說，一個濫酒的丈夫，常因酒醉及神經充迷等原故，使他的妻子生下神經遲鈍，思考笨拙，及白癡的孩子；一個得梅毒的丈夫，常使他的孩子，夭折，或者是影響孩子身體的健康及日後常生瘡毒等現象；至於妻子方面對小孩也是有同樣的影響，如有些妻子在懷孕時常因自己生活的浪漫而影響到小孩的生命，或者因懷孕期中，喜怒哀樂的無常，性情的暴燥等原故，也常會使小孩子的神經不健全或發育不良等病態；這是先天方面的，至於後天方面，常因父母等行動的不良，而使小孩子養成了一些不良的習慣，養成了各種不好的生活，如像生長在喜歡嫖賭或吸食鴉片的家庭中的孩子，日後漸漸長大了也會學會那許多的不良嗜好；或者是生長在豪強霸佔的家庭的孩子，長大了也自然養成一種乖僻的個性。相反的，假若是賢夫賢妻所發育的孩子，無論在先天的遺傳和後天的淘冶上，對於上面所說的各種缺點，自然會減少許多許多的！並且，我敢相信，一些很聰明俊傑的孩子，將來是會在那種「賢夫賢妻」的家庭中養育出來的啊！

以上已扼要地說明了夫妻間所給予兒童的影響（至關於先天與後天對小孩的影響的證明，那不是本文的範圍，在此當不贅述），因而，我們知道夫妻的賢與否，不只是影響本身兩人間的幸福，而且還會影響到他們倆以外的小

生命的幸福，因而作賢夫賢妻更成爲必要了！

三、賢夫賢妻與人類幸福

賢夫賢妻與人類幸福有什麽關係呢？關於這一問題，可從兩方面來觀察：夫妻間本身的事業；及兒童的智能問題。——本段可以說是本問題（賢夫賢妻的問題）的擴大，或者說是上面所論述之一、二兩段的展開，當然也可以。

1.夫妻間本身方面之良與否對於人類幸福的關係：因爲，一個人到了中年或者壯年時，差不多沒有不結婚的，同時，這時在人生的歷程中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所謂「壯志向前」或「血氣方剛，雄心正熾」的時候，在這時候，家庭方面爲妻的若遇着的是賢夫，或爲夫的又遇着是賢妻的話，那嗎，夫妻間各人的事業都會能在「互」助的原則中，很好的展開，既或偶爾失敗，夫妻間也能互相慰安，互相鼓勵或勸勉，大家也還能重振旗鼓向着各個人的事業邁進，使事業達到成功的境地，這樣一來，對社會人類之幸福不是有很大的幫助嗎？例如，科學上居里夫人之發明鐳，得力於他丈夫的幫助當然也不少；又如馬克斯及孫中山先生和列寧等，在他們的偉大事業中，他們的夫人對於他們的幫助也不少啊！

可是，相反地，當因家庭間夫妻的不賢，不但使有聰明才智的人，不能很好地發展他們彼此間的才能，反而，因家庭間的不如人意，使丈夫常常離開家庭，過着流蕩頹落的生活，而荒廢了他寶貴的光陰，遺忘了他的事業，在妻子方面，則或者走上消極的或積極地自殺之路；甚而，有時對社會秩序還有相當的妨害，這都是非賢夫賢妻給與人類社會的影響，關於此種事，想來大家都會能想像得到的吧，故不再來贅述或證明了。

2.兒童與人類幸福：「兒童是社會的礎石，新社會的建設者。他的良與否對於未來社會的幸福與前途，當然有很大關係的。譬如說，在一社會中，兒童都是很聰明能幹的人，那在他們這時代中，不但可以繼承前時代的文明，並且，他們還可以把這一時代的文明推到更前進的階段去；相反地，假若這時代的兒童大半是白癡或思考遲鈍的人，那他們不但不會是新社會的礎石和建設的人，反之，他們倒會反把過去的文明退化和湮沒，因此，（下接二九頁）

賢妻良母之標準條件

社英

賢妻良母之名稱，原爲舊時代所重視，自革命而後，曾經一度認爲封建思想，予以推翻，邇來復喧騰衆口。論者或謂數年以來革命空氣逐漸銷沈，昔之視爲不革命反革命者，又昂然露其頭角，彷彿陳舊之器物，忽遇有究舊貨愛骨董者，視爲珍異，價値頓增，似乎反成爲一時之需要。於是盲從與別有用心者，大事提倡，旁徵博引，造成種種佐證，謂某國，某國已提倡賢妻良母主義，某國某國，婦女已實行回到家庭。我國人素性勇於後退而怯於前進，潮流所至，乃不辨順逆，隨聲附和，致形成今日號稱提高女子地位，實行男女平等不分性別之革命政府下，有婦女回到家庭，主張賢妻良母教育之口號發生也。

原賢妻良母，并非侮辱人之名詞，爲人妻母者，能博得賢良之徽號，自較不賢不良者爲優尙，依常例言，女子不爲人妻母則已，既爲妻母自應以賢良爲標準。蓋凡謂賢良者，卽不能不認其人格健全，至少限度，亦能盡其應盡之責職，勿論社會家庭，以及個人，其需要賢良之妻母，自不待言。惟是，社會需要之良好份子，家庭需要之賢妻良母，個人需要之賢良配偶，固爲一般普遍之要求，絕非少數人或某一種人所應專負之責任，亦非少數人或某一種人所得限制於對方者。最令人所懷疑而不解者，所謂賢良之界限，究竟以何種程度爲標準？因而對於賢良之分析，遂有下列問題亟待研究。

賢良二字，初無一定之定義，祇爲比較表現之精神，而其標準，全在客觀之觀念如何。譬崇儒道學者，自以忠孝爲尙，而贓逆之士，則以適性爲光，至江湖盜賊，又羣以殘賊爲能事矣！似此三種不同性質之觀念，在一般社會對之，雖有軒輊，而在其本身或儕輩，固莫不各是其是，以爲其主張之觀念至有義意也。老氏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計折衡，而民不爭。蓋天下事無比較則不見優劣，無不賢不良，卽無所用其賢良，然則賢良之觀念，仍由

比較而來矣！

婦女之需要賢良，由於比較，自不待言，惟所謂比較者、又有兩重問題。由女性本身比較耶？抑與男性比較而分判耶？夫家庭由於男女共同所組織，分工合作，男女各負其責任。吾國疇昔，婦女以專負撫育子女料量家事之職責，畢生心力盡瘁於是，可謂克盡賢母良妻之責任矣！結果反博得依賴於人之社會詬病。惟平心而論，婦女以經理家庭瑣碎事務之故，遂誤以爲無用較高知識之必要，於是造成不識不知，終生奴隸於家庭之內，不能自謀衣食，在在恃人供給，謂爲依賴，亦未嘗不可也。雖然。婦女之所以成爲此種現象者，豈婦女本身所願如是哉！社會始而欲圖便於駕馭也，乃驅婦女入於是途，迨已養成其習慣，遂又從而鄙視之，詬病之。今者婦女覺悟其處境之危險，正謀脫離依賴而圖自立，祗以積習難除，一時不易轉移社會之觀念，因而三十年婦女運動之成績，解除此種婦女依賴之羈絆者，纔百分中之一二耳！

若謂賢妻良母必須於伏處家庭之婦女中求之未免知識淺薄，認題不清矣！所謂賢良者，豈專以料量家庭柴米油鹽，主持中饋爲標準？彼能輔佐配偶建設事業，教導子女增長知識，直接有益家庭，間接盡力於民族者，反不認爲賢妻良母耶？果爾，則賢妻良母之目標，至爲易達。何者？既以專門料量家庭事務爲賢妻良母之原則，則足以副此賢妻良母之資格者，正佔百分之九十九也。原吾國婦女近年以來，雖云提高地位，受教育之機會號稱平等，然能脫離家庭束縛，獨立於社會，而爲今日所目爲應回到家庭者，究竟能有幾人專負家庭責任者，既謂之依賴坐食，不以平等待遇，而獨立不仰賴於人者，又復認爲有退回家庭之需要，然則今日之婦女，畢竟應孰所從適耶？且凡事當權其輕重利害，以及合乎實際之情況，試問處茲國事蜩螗，民族不振之時代，挽救危亡之要務，是否需要極少數一部分婦女伏處於家庭耶？猶有問題者，是否回到家庭，卽謂賢妻良母耶？倘能回到家庭，其人遂成賢良份子，而賢良之標準，又爲問題中之問題焉。總之。卽使賢妻良母爲目前所需要，而其性質絕非如此簡單，蓋我國現社會之亟待改良，自爲事實，需要賢妻良母爲家庭社會民族之先導，尤爲重要，惟以現時之情況而言，非謂婦女不應有賢妻良

母之徵號，特賢妻良母之條件，不在驅使婦女回到家庭，而應提倡婦女努力走向社會，俾能盡力於國家民族之責任。此項條件，大致以教育子女發展德智，努力社會事業，復與民族精神爲標準，婦女倘能將以上責任盡到，方得認爲一完全國民，爲人妻母者，亦方始可稱爲賢妻良母。否則國民人格且不具，何能認爲賢良哉！代表輿論之新聞紙，及從事婦運之同志，第一當認淸目標，不得浪事提倡，而使甫離家庭之婦女，即無端受此重大打擊，摧殘此生氣也。語云，截長補短，固不聞專取他人之不美，以作趨赴之法門，而自遏其生機。吾眞不知今之呼回到家庭口號者，是何居心，其與麻醉青年心理之文藝界，有同一不可測度之危險性歟，果爾，殆爲自殺政策之一種矣！嗚呼。

四、結論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自然得出了這個答案：爲着了我們自身的幸福，爲着了兒童的幸福，更爲着了人類社會之幸福，所以，我們都應該作賢夫賢妻！

本文因篇幅限制，故只能從原則上來說明和論述這一問題。至此中意思是否正確，還希大家來商討！

一九三五，一〇，二九，於上海

(上接二六頁)我們就知道兒童之聰明俊智如何與對於人類幸福影響的浩大了！並且，目前各國之極端注意兒童教育(尤其是蘇俄)也就是因爲他們是新時代的建設者的原故！

兒童之賢愚與人類幸福既有如此的關係，但決定兒童之賢愚與否，却又與夫妻之賢否有密切關係，因而夫妻之賢與否不但對於目前社會之幸福有關，而且與將來人類社會之幸福也有關係的了！

從嫖妓說到賢夫良父

房龍

雖然，尼采說過；『一個人最好不要多讀書，否則將必至把自已的思想能力完全消失。至於不挪弄書本子，就不能思想』；似乎還那末說：『我親眼看見過許多自由自在的天才，還不到三十歲，却已經給書本讀壞了！他們變成了火柴，不敲打不再會發火——發生思想。』(二)是則此時的我，該是最宜於思想的了，需要的書，一冊也沒有在手邊；而又是孤寂寂地斗室獨坐誰作，「懨懨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地；跟尼采之長期呻吟床褥一樣。但是臉上了陰翳的人生的創傷的心靈上，連這一點最低限的思索力也受傷了！想找書來做敲火柴的磚，却又因無處可找而失敗了；而編者峙山先生的賜稿，原是在一月前，日子偏又過得那麼快，十月的日曆，祇剩了薄薄的幾頁了，這兒，便沒法地，貢獻一點平凡的，淺薄的，意見。在正戲沒有開台之前，且先道的「諾」，希望觀家給我包含點吧。

言歸正傳：

記得羅素在婚姻與道德 (marriage And morals) 一書裏有過這樣的話：「青年的第一次性智識，大慨都是從妓女那裏得來的」。這原是一句極單純的並無哲理的話，但是這話語裏，我們可以容觀地承認「嫖」這個問題，實在太普遍了，以泰西各國，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再經過浪漫主義的洗滌，性的解放，是遠過我們的，自不免於嫖，所以嫖也不算是罪惡的了。而且我將進一步說，現在男性，如果再迷信於初夜權的處女膜之有無——當然伊的處女膜之破裂，不一定見由於性交；劇烈的運動與勞力過度，均有使它破裂可能的。甚至相反，據藹利頓(Ellis)說：一個善於保持處女膜的女性，即使跟人性交，但伊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使處女膜仍然完整……——是一種謬誤，開明的女性，也會羣起而斥之爲落伍。馬振華女士之死，終逗起激烈辯論的，是週知的實例。然而同樣，現在的女性而要迷信於男子的童貞，一經宿娼，道德上人格上

就似乎有了洗不清的污點與缺陷，也是相對地不當的。

尤其在現階段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的壓力，一面使男性的結婚能力日益喪失，遺棄案件之所以突處猛進是無可言喻的。(二) 在法國，甚至即使在政府獎勵生殖的鼓舞之下，也還沒有稍戢遺棄之風！至少結婚的年限是逐漸遲緩了。（雖然，我國自經上海市政府首先提倡集團結婚以來，可怕的早婚現象又抬頭了！舉例來說，上海第四屆的集團結婚，在一百四十二對新夫婦中：女性十六歲的達十四人；十七歲的十七人；十八歲的十三人；十九歲的十四人，總計當未滿法定年齡二十歲者，竟達六十人！幾乎佔總數的一半！男性十八歲的四人，十九歲的十三人；二十歲的十人，總計亦達二十七人，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但是，顯然的，這決不是經濟的景氣之使然。相反，這是暗示着這一個動盪的暴風雨的時代！尤其中國，是特別有這一個觀念的，每一次的內戰與一二八之役是成全了多少人間的姻緣啊，是最好的冷酷的說明。）一面女性出嫁的機會，當然相對地減少不說外，社會的條件，不容女性來插足，還有天然的淘汰——如歷年水旱災荒，幼年的女性尚可鬻得人間的收買，於是較比適於女性的生存，從而供給「嫖」的另賣的妓女就欣欣向榮一發而不可沒收了。終而在一個願買，一個願賣的過程中「嫖」的盛行，是具有社會的意義的必要，而非偶然，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來深責它呢？

其次：娼妓制度的存在，不是女性的恥辱，它的原始意義。卻還是女性的光榮！因為原始民族對於女性的崇拜——這崇拜的理由，當然很多的，而最引起那時的人民對於女性崇拜的是對於女性能夠生育的神秘，所以據劉妥納（Leturnenn）說，有若干部落的民俗，在女子生產期間，做這一女子的丈夫也自動地匍匐到隱處呻吟，不飲不食，直至生產的女子可以起來操作為止。(三) 而且就利用宗教的形式，在舉行盛大的宗教儀節時，請女性裸體站在神像之前，任人膜拜，而後投以金錢，這樣女性的肉體可以用來換取金錢的娼妓制度就開始了。(四)

這風俗在日本，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明治維新時代以前，還盛行着，他們「每年在東京有一度盛大的女陰展覽，任參觀者募捐；有好事者，便一手執蘆管，吹之：

……」。(五)

唯其如此，所以男性的嫖妓，不能算是對於女性的侮辱；女性的賣淫，也不見女性的恥辱。這祇是畸形而現社會下所不可避免的現象。從而嫖之一字，就司空見慣，不必有贊否存乎其間了。

但是，我是反對嫖妓宿娼的！

反對已經有了妻子的男子，從事嫖妓宿娼！為什麽，理由很簡單，正像我對於吸食鴉片的觀念一樣，即對於有錢的人吸食鴉片，儘可以格殺勿論；但對於勞動者是該予以寬恕與願宥。因為有錢的人吸食鴉片，原不過支持他們放浪的夜生活。狂賭，跳舞與性交之持久；反是，却是為了生活的鞭策，借來禦寒，提神，與治病的。所以沒有妻子而嫖，是可以原諒的，這是生理上的必要；反是，就不應該了。

其次，我們可以問，有了妻子的男子，他對於他自己的妻子，找他自己以外的第二個男子時，是樂意的嗎？一般地說，當我是「碍難同意」的，那末自己就沒有尋花問路的權利了！因為自己的妻子，自然也相對，決不願意自己的男人摟在伊本人以外第二個女人懷裏的。

兩性間感情的保障，第一是公平，第二是公平，第三也還是公平！過分的珍愛，會使對方「敬」字當作「怕」字；過分的傲慢，也會使對方溫情當作虛偽，而最本質的，還是性的享受的公平！性的享受對於兩性間所具的作用，正像原子對於化學；電子對於物理所具的作用一樣，所以求兩性生活的和諧，第一的要義，是在於做丈夫的男子，不事他自己的妻子以外的第二個女子之愛的分潤的嫖。

是的，據一般醫學書上的分析，壯年的男子，每個月的性衝動期約有四次，所以壯年期的男子的性交行為，理想的是每星期一次；而女子的性衝動期據司托潑夫人的分析，每的月不過月經前後的兩回。(六) 似乎男子又可以有嫖的理由了。但男子的衝動雖勤，每一次衝動的時間却暫，一天就完事了；女子却否，有持續至五六日的！這又該怎麽辦呢？一句話，這原是現行一夫一妻制的挺大的缺陷！一切離婚的悲劇，與其說是經濟的，毋寧說是生理的與性理的來得更為切實！而其補救，自然決不是單方面的男性可以嫖了，該怎樣呢，記者原有一大膽的理論，但尙未

成熟，這裏且煞住了。

最後，為了生育的問題，有了妻子的男子更絕對不應當嫖。

即使是提倡節育者，他們或伊們少數的子女是還希望要的，尤其現代的女性，無分中外，多數還極希望自已決不是不能生育者。唯其如此，嫖就愈益應當Taboo了！

因為我們人類對於下一代子孫的教養等等，都會因着出生以後的社會的環境來轉移，可以不負責；但對於他們的健康——當然是指先天的，却不能不負責！而這種責任是男子多於女子的！這樣，就絕不應當嫖了。

我們可以不管是否要信奉蘇格拉底（Socrates）的學說，意為聰明的男子，應該公妻，好多多遺留聰明的子女（七）；或是信仰希特勒的行為，意為思想過激人，不宜留種，應予宮刑，一句話，要相信優生學；但Body Cell（體身細胞）是可以遺傳的，已為不爭之事實！果然根基孟特爾（mendel）的遺傳定律，這種兩性間的遺傳，還有潛伏性，退守性，與優越性等等的區別，但無論男女兩性的體力誰強誰弱，他們對於子女的遺傳是平均負責，不一定男子責任過於女子。然而，主要的男性精子的不准「扶病而來」是可以斷言的！天然，男子有了妻子以後，就絕不應當嫖妓了。

因為嫖妓的最大利益，就是有使健康的常態的精子，嘗試 Venereal Disease（梅毒）的機會！

傳染了梅毒，對於本人的愉快，可以不管，這原自作自受；但對於一個未來的下一代的子孫，就給以一個先天的兇惡的命運，這是多麼不人道的呢！恩格爾在The condition of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一書裏說：『當一個人對於另一個施以體罰，不幸竟至於死亡，我們說這是誤殺；當一個刺客知道這種傷害之進一步的結果，一定是致命的，我們又稱之為謀殺行為。但是當社會把成千萬的無產階級驅而至於此種一定會像利用利劍或子彈來殺死一樣的早夭與不自然的死亡……，却是容許的！這是多麼矛盾與殘酷啊！』雖然與本文是淡不相關的，但我却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即：我們看見了我們的子孫遭受意外的創傷，以致殘廢，會曉得悲哀痛惜；看見我們的子孫半途夭折，會一倒氣絕；但是為了自身一晚的貪歡，把自己

下一代的子孫的命運置之橫遭意外摧殘的條件之下，是可以容許的嗎？那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一個已經有了妻子的男子，爲了自己，爲了對於他自己的妻子之間求得公平與和諧，爲了對於子女的唯一先天的健康的責任，都是對絕不應當再非嫖妓宿娼的！

什麽才夠稱賢夫良父呢？雖然我到現在還得有說明，但顯然的，如果有了妻子的男子，能夠信守不嫖妓不宿娼的，我想也庶乎近之了。當然構成賢夫良父的，不祗是這一點，還有其他許多應有的條件，但這是本質的！其餘都是要受客觀的環境來支配的；而且在這一個賢良專號裏，想來一定有許多人會論例到，這兒是也煞住了。

十、念四晚，於旅次。

註一、梵澄譯：尼采自傳

二、參閱E.R. mowrer: Family disorganization

三、Leturneaus: The Evolntiou of marriage

四、Emgles: The Organ of Family——

五、見語絲周作人作某文——題亦夫記，當一九二六年吾國大革命時，上海天津與東京等地得文報紙謠傳吾國漢口婦女裸體遊行，周作人先生憤其無稽，因作此文以斥之！意爲「即使中國眞的女子裸體遊行了，比您們日本，專門把女子陰部來展覽還勝一籌的。

六、司托潑夫人：結婚的愛

七、Patrick: Introduction of Philosophy

八、參閱Bateson: mendel's Principles of Heredity

——一個聲明：這裏所引各書，全憑記憶，故不能註出。章節頁數，但非虛構也。

賢良與女性生產

鳳兮

首先我們該當說明的，生產不是生小孩子的生產，而是謀生活的進展的經濟生產的生產。

從原則方面說來，世界上所謂有用的人，所謂值得尊重的人，應當是生產力異常之高的人；反之，生產能力低，甚至於不能生產而只有消耗，則那人就卑微不足道了。

古時候曾有過女性生產力較高於男性的時期，故古時候，世界上都發現過以女性爲中心的社會。但是後來，女性生產力漸次低於男子，故社會漸次成爲男性中心的了。

故今之女性，若空喊口號而不設法把自己的生產力加強，至少等於一般的男性的話，那麼，女性的抬頭，到底是建築在沙漠上的。

賢良該根據於男女平等的原則，自然是不消說得的話了。但賢良除了一些精神方面的德行，不在本問題之列外，乃含了生產的意味，這確實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譬如自己作一個廚子，使家庭少請一個廚子，自己作一個奶媽，使家庭少請一個奶媽，自己縫紉一件衣服，使家庭少花一點裁縫工錢，這是消極的生產。

自然，這生產是微乎其微的，作這樣一個賢妻良母，每月所得不過十五元至念五元。設使有一個女性，職業上的月薪收入在三十元以上，你叫伊職在家庭中作賢妻良母，那就是錯誤，就是不經濟。但，設使一個女性，如自己又不願意作賢妻良母，但自己又連十五元的生產都生產不出來，這當然是大錯而特錯了。從另一方面說，即使男子，若生產力不能超過一個廚子和一個奶媽，我們是照樣主張他應該去抱抱孩子，燒燒菜洗洗衣服的。

兒童公育的社會，必發生於女子生產力已很高了的時代，故一個女子該不該專作賢妻良母，與一個男子該不該專作賢夫良父，那是相對的。在某種生產力的家庭，夫妻該共同養孩子；某種生產力的家庭，該把小孩子

送進托兒所，理由似乎是最簡單而明瞭的。還是峙山先生說的好：

『驅逐已經跑到社會上來獨立生活的婦女回家庭是反對的』（參看本刊四卷九期）

為什麼該反對？因為在社會上能獨立生活的女子，其生產力已高過一個廚子一個奶媽了。但；

『未受過敎育的婦女，尤其是中產婦女階級未受過敎育的婦女如張伯苓太太者，既無法使之跑出家庭來作一個社會人，則應在家庭中作一賢妻良母。』（同上）

為什麼該叫這樣中產階級婦女作一個賢妻良母，因為伊們的生產力至多像一個廚子奶媽，而消費力卻特別大呢、伊們『多把光陰，精力，金錢等，耗費在打牌看戲等享樂上面，家事概委之於傭僕之手。與其如此，不是像張太太似的相夫敎子還好一點麼？』

總之，女子該先問一問自己的生產力，然後才判別自己該不該回到家庭去當廚子奶媽似的賢妻良母。但若絕對不願回到家庭，那就該努力把自己的生產力提高又提高。

婦女妝飾品 滬埠消耗仍鉅

脂粉香水首飾化妝器具 九個月數值一百三十萬

據國際貿易局發表，本年九個月，上海一埠婦女妝飾品，脂粉，香水，以及首飾化妝用具，各色花遊之進口總數值，共計一百十三萬零二百九十三元，其分類數字如下，脂粉，香水、進口值為三十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二金單位，首飾進口值，為十萬零五百四十一金單位，化妝用具進口值為十萬零一千九百二十七金單位，各式花遊（鋑遊用）進口值，為八萬九千三百八十八金單位，總值計為六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八海關金單位，折合國幣為一百十三萬零二百九十三元

媽媽的一生（速寫）

細雨

我的媽媽今年才五十五歲，但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面色黃得像一片蠟，身體瘦得像架骷髏，誰看見都會猜伊是七十許的人。

媽媽是我們鄉間一個有名的好女人，其賢德是周圍二百方里的人都知道，誰教訓女兒媳婦便會指出媽媽來作榜樣：『李家老太太你不會學學伊麼？人家從年輕便被稱讚到老年。』

媽媽是怎樣作法才博到這個讚譽呢？兒童年的自己便看到了現在，看得那樣詳盡與清楚的。

要說到媽媽之怎樣如此出名，便得先說到我的爸爸。

爸爸在我的腦筋中沒有年輕過，爸爸比媽媽大三十歲，媽媽是塡房。爸爸有三個姨太太，二姨是妓院出來的，三姨是貧人家的女兒，四姨是家裏的了頭，母親未過來時，三個姨娘早就討在家裏的。

媽媽二十歲便嫁給爸爸作繼室，因爲媽媽的年紀比姨娘們都小，故此爸爸便喜歡媽媽，大家都說媽媽有福氣。

爸爸抽大煙，媽媽便一直給爸爸燒了三十多年的烟。

爸爸是前清的舉人，思想是古代的，不讓女人出閨門是不用說的事，媽媽自來便只能在房間裏服侍爸爸一個人，給爸爸燒烟，家的大門不能踏出一步，家裏有什麼男客來的時候，嫂嫂及姨娘們還可以藏在房門的竹簾內偷偷地望一下，但媽媽可不能夠，因爲爸爸不答應，媽媽自和爸爸同居的那一天起，有整整的二十年工夫沒見過一個家人以外的男人，媽媽連井天也少出來，皮膚變成了黃色，少走動，每餐僅能吃半碗飯，身體孱弱得給風吹得倒。

這是媽媽得人稱譽的第一個原因，據說爸爸自己也常向他的老朋友們宣稱：『內人是不錯的，二十多年沒見過一個傍的男人，你們全能辦得到嗎？哈哈！』於是，媽媽的貞潔，是有口皆碑了：

十三四歲的自己，常看見媽媽偷着拭眼淚，爲的是受了幾個姨娘的冷嘲熱罵以及年紀比母親還大的哥嫂們的欺負。自己有時忍不住的質問着媽媽：

『爸爸有這麼多的姨娘，你爲什麼還同他結婚呢？』

『不要瞎說，人家聽見笑話』媽媽拭乾了臉上的淚水，搖着手叫我不要亂講，但伊可又說：『誰知道他屋裏有這麼多的姨娘和兒子呢，說親時說是作乾乾淨淨的塡房，說屋裏連一個大了頭也沒有的呢。』媽媽雖然一面阻止我說怨憤的話，但伊自己也不能自禁地發出了一點牢騷。

爲了流太多的眼淚，媽三十歲便近視了，三十歲便開始戴上近視的眼鏡。

『有福有福』這是閭里的人們給媽媽能長期忍受痛苦的一種讚譽。

爸爸敎媽媽認字，寫字，打算盤，爲的是要媽媽會記賬，會理家，媽媽一切都學會了，學會了寫，讀，心算，打算盤。

每天的晚上，爸爸躺在榻上，斜曲着身子抱着烟槍嗚嗚地吹，媽媽坐在對面結束當天的家用賬給他看，流水賬是記得那樣清楚的，什麼地方用多少錢，什麼東西買多少錢，市價的找補是多少，都一一的寫在那上面，如母親偶然地忘記了，有兩三個小錢報不出賬時，爸爸便會瞪着眼睛質問：

『爲什麼亂用？我的錢是搶來的？』

在爸爸的怒目厲色之下，媽媽只能低着頭流眼淚，靜着心，默默地細尋思這筆賬的出處，否則爸爸的怒顏是不容易消失的，媽媽的苦惱，時時是使還在稚年的自己感到非常的不安，但經過這樣二三十年的錙銖必較的訓練，媽媽成功了一個精細的會計員。爸爸同家裏的哥哥們閒談時便會誇張着媽媽，『家中的賬房先生還比不你娘計算的淸楚呢。二十元一月請不到像伊那樣細心的賬房。』

由於大家口頭宣傳，不識字的媽媽變得如此精明是一件奇蹟了，又是閭巷讚譽的鵠的了，『李家太太是不錯的呀，不識字的人學得會書會算的，一個錢也沒混過伊們李先生的，打的錢算盤呀！』

爸爸整天睡在床上抽烟，每天晚上要抽到三四點才睡覺，二三十年如

一日，媽媽服侍着爸爸，陪爸爸同臥起，也是二三十年如一日，說到媽媽這一門的功績，賢妻的賢字是有點無法形容的。

爸爸每天從吃過晚飯起，到他收起大烟攤子睡覺的這段時間，大約是十個鐘頭的光景。這十個鐘頭的時間，爸爸的嘴吧絕沒有空的時候，爸爸不是抽烟便是吃點心，他每個晚上要吃十來次的東西，每隔一點多鐘，媽媽得弄一件東西給他吃，每晚吃的東西由爸爸自己開單子，媽媽照書行事，譬如單子上寫的第一次是白麵粉炸蝦，第二次是蒸八寶飯，第三次是水菓燒蕊，第四次是鷄蛋餅，第五次，……第六次，媽媽都得謹謹愼愼地一次一次地弄給他吃，當夜色開始，大家舖好床舖準備去尋好夢的時候，正是媽媽開始伊的烹飪工作的時候，媽媽作好了一件拿給爸爸，爸吃完又倒下去抽他的烟，媽又去準備伊的第二件食品，不管是熱得滿身臭汗的夏夜，或是北風刺骨的寒宵，媽媽總是一直的服侍爸爸，服侍到那撤消大烟攤子的時候。有時，媽委實太疲倦了，躲在房門口的桌子上便睡着了，爸爸等不到東西吃時便會來房門口推醒了伊，『人家睡在床上在抽烟都是精神清清楚楚的，你是走着路的人倒能睡着呢！』這是媽媽告訴我們的，不用說，媽也帶着幾分的不平，但爲了女人得賢，賢便得服侍丈夫，服侍丈夫，不要說自己不能反抗，也是不願反抗呢。

這樣，媽媽便一直服侍了三十多年的爸爸，媽媽背也駝了，眼也花了，人瘦的像個竹架子人，誰也不會相信媽才五十多歲。

去年爸爸死了，老年的媽得了釋放般的，晚上才恢復了正常的睡覺，白天也得在院子裏走走，不用老躺在床上給爸燒烟，爸死去不久，媽的身體精神都似乎好了點，但憔悴透了的暮年的身心，無論如何也不容易恢復平常人的那種健康。

媽媽每看到我們出外讀書，結婚後自由地到處去玩，伊羨慕不置地總埋怨自己的命運，埋怨自生的太早，當伊又聽到人家讚譽着伊的賢慧的時候，伊慨嘆地又像覺悟地和我們說：

『咳！給人家稱讚有什麼好處呀！一輩子和你爸在一起只能算是一個囚徒。』

『媽媽的一生便這樣過去了，賢給賢妻兩個字去了！』當看到媽的憔悴的容顏時，我便會這樣的慨嘆，苦悶掛在我的心中。

怎樣使丈夫賢良（隨筆）

毅

首先應該聲明：這裏所謂的「賢良」，是狹義的賢良，是賢妻良母式的賢良。所指的夫妻，是知識階級的兩性，由自由戀愛進而結婚的夫妻。既說是妻怎樣使夫賢良，自然是說夫的自身不會如何的賢良，妻須用點小小的手段，納夫於賢良。

自由戀愛的婚姻，自然在女性方面覺得對手方已夠賢夠良才會進一步的嘗試結婚生活，何以還說使不如何賢良的夫變為賢良呢？然而這裏面有一種道理，這種道理——也可以說是一種現象——是每一個已婚的女子所認識的，然未婚的少女卻不甚瞭然。在少女，尤其正準備結婚或初婚的少女，對於這種道理，以及納夫於賢良的手段，卻不能不知道。

道理是這樣：當兩性作愛的時期，男性所表現的，是十足的賢良，故能使女性滿意，而肯進一步的和他嘗試結婚生活。一到結婚之後，男性由愛人變為丈夫，丈夫卻有丈夫的風格，中國詞源上沒有「賢夫良父」這個名詞，丈夫須依着丈夫的風格去作，用縱的觀察從歷史上所能找到的丈夫風格，都是以男性奴隸女性，壓迫女性作出發點的。用橫的觀察，全中國的丈夫與妻子的關係都是主奴的關係，於是男性根據歷史的縱的記載，以及現社會的橫的表現，找着他作「夫」的風度了。

例一對新婚夫妻，而兩人都是能在社會上獨力生活的。而且在結婚時，兩人都有職業。在女性方面，從職業的辦公廳回來，入了家庭的辦公廳。從歷史上的得來的賢妻良母的訓練，以及從祖母，母親，伯叔母那裏得來的經驗，已瞭然賢妻的風格，不待他人的指示或督促，就自以為義不容辭的辦起家務的公來——怎樣煮飯，如何燒菜，房內如何布置，床被如何整理，過有親朋來臨，應如何招待，在在都視為自己的責任。愈是想討丈夫的好感，愈賣力氣。要竭盡智謀的使自己合於「賢妻」的風格而後已

在這種情之形下，男性一心要作出中國式的丈夫的風度，女性則努力使自身合於賢妻的風格，結果就變為古色古香的主奴式的夫妻關係了。

在最初一個時期，男性作愛時所受的訓練——小心謹愼的以求愛人的歡欣——未能完全失掉，對賢妻風格的對方，還有些受寵若驚的心情，在享受了賢妻的服侍時，自然表示些慚慰愉快並感激的意思，於是女性似乎是得着了獎勵，更加努力起來。

日子久了，男性享受主人式的待遇已成了習慣，丈夫的風格，已練習成熟；換一句話說：已慣於站在主人的地位享受主人式的丈夫的一切應享的待遇和權利，而且對於這種享受，已不能或時失掉，萬一對方偶因身體不適，精神不爽，或心情不愉快的時候，沒有像奴隸似的侍奉伊的主人式的丈夫，男性心理上便感到不舒服。最初也許還隱認不即發作，如果也碰着丈夫心情煩燥的時候，自然會發作出來。

『菜簡直不能吃！』

『這屋子一榻糊塗』

『衣服怎樣不燙？』

『這樣的家庭眞令人頭疼！』

『孩子也不管，弄得像叫化子！』

『有客吃飯為什麼不預備菜？』

『今天請幾個朋友來打牌，要預一切！』

『你看！衣服破的穿不得了！』

『襪子露着脚根，成什麼話？』

『床單這樣髒，怎不叫女僕洗？』

『…………』

諸如此類的話，時常出諸男性之口，入諸女性之耳。女性到了這時，也許會發覺伊的愛人已變成中國式的丈夫，已變成奴隸妻子的丈夫，而開始以平等觀念來與之對抗。然而在男子心目中覺得這些事是天經地義的應該女人來管，男子是應該坐享其成的，平等的觀念，早已飛出他的腦海，伊想拿平等的觀念來降服他，他反而惱羞成怒，和伊大發其皮氣，伊如果不屈服，就唯有終日吵鬧，一個和平愉快的家庭，變成痛苦不安的牢獄了。原因自然是丈夫的不賢良以及妻子太賢良。如果女性能在結婚之初即將丈夫納入賢良之軌，就不會有這種不良的現象發生了。

怎樣能愼之於始，將丈夫納入賢良之軌呢？這便是本文所要解答的問

題。

當在新婚之始，男性在作愛時所受的訓練還未完全忘記，男女平等的觀念還未被丈夫的風格所驅逐時，你要用點手段，把他的平等觀念拉住，且嚴勵的打擊他那丈夫的風度。就生活方面來說：早晨你應和他共同起床，當你去照料早點心的時候，你應囑他負責整理房間，吃過早飯之後，共同出去辦公，回來時，假使你被孩子扯着，你應叫他到廚房去監督女僕開飯；在沒有孩子的時候，你應扯着他一同到廚房去。每天的菜飯，你應和他共同協議配置，如果親自去買菜，你也要扯着他一同去，衣服的更換是他自己的事，你不必代庖，換下的衣服要他自己交給女僕去洗，洗的清潔與，要女僕直接對他負責。有時你要固意發發懶，叫他給你倒碗茶，或拿點什麽東西，他能為你拿東西或倒茶時，你方可服侍他，因為你確知他不擺丈夫架子時，你才好服侍他。關於一切對內對外大事，定須兩人協議方算有效。遇有假期或禮拜日，必須兩人共同出遊或尋覓正當娛樂。遇着他擺丈夫架子的時，你除指明這是封建思想的表現外，更應用以毒巧毒的手段擺個架子給他看。例如上面所說的當男子擺丈夫風格時所說的那些話，你都可說給他聽聽。他總不能明目張膽的說你不能和他站在平等地位。既然平等，他聽着不舒服的話就不應說給你聽。最要緊的還是當他最初流露丈夫風度時與以打擊。他若說：『這菜簡直不能吃』，你應該說：『你去訓練訓練女僕』。他如說：『這屋子一榻糊塗』，你應說：『你為什麽不整理一下？』他如說：『衣服怎麽不熨？』，你應說：『你來熨好嗎？我來幫助你。』他如說：『這樣的家庭眞令人頭疼！』你應說：『家庭是我們倆人的，既說不好，你也應該抱歉。』他如說：『…………』，你應說：『…………』。總之，你要時時刻刻提醒他你是和他立於平等的地位，一切責任都該平均負担。一切罪更應共同負責，最要緊是家庭的瑣事——即古之所謂賢妻良母的責任，要拉着你的丈夫共同操作。因為這些瑣事是養成男子擺丈夫架子的出發點。在出發點上能夠拉着丈夫共負賢良之責，那末不但你是賢妻良母，他自然也是賢夫良父。能如此，才能糾正古時傳流下來的奴隸婦女的賢良的典型

成爲平等，互助的合理的賢良正軌。這在初婚的女性是十分必須的。

上面的假設，是指一對都有職業的夫妻而言。如果妻有職業而夫失業，那末家務瑣事，應由夫多負些責任。反之，夫有職業而妻失業者亦然。但在這兩種情形之下，比較難處。如夫失業他或疑伊壓迫他。如妻失業，他或誤認伊在賢地做賢妻，趁機就擺起丈夫的風度來。

解決此中問題，自然要看各人的智慧，但也可找出幾個原則：

一、少女不要以結婚爲職業而靠丈夫吃飯。最好先找着喫飯之地再結婚，結婚之後，不要把職業丟開；

二、當你沒有職業的時候，自然應該多負些責任，但要使男性認識清楚，你不是做奴隸式的賢妻良母。可能時，仍拉着他共同工作。寧可當他不在家時你多做一點。

三、當你有職業而他失業時，你應當拿他有業你失業時作比喻，以示不是壓迫他。

記得某一期共鳴上有一人說過一句話，大意是：如果一件事，或一句話，夫可以責之於妻，而妻也可以責之於夫，這是平等的，否則就是不平等。有平等頭腦的丈夫是賢良的，否則非賢良。使丈夫賢良，那就得使他永遠保存着平等的觀念和行爲。

兩性的結合，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以互助互慰的精神，而求幸福的共同生活爲目的。如果夫不賢良而妻單方面賢良，夫是主人，妻是奴僕，還怎能互助互慰呢！那末兩性結合的意義盡行失掉，幸福又到那裏去尋找呢？納夫於賢良，是兩性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項，爲少女們所不可忽視的。

最後還有一點聲明：即納夫於賢良的女性，假設伊自身已是十分賢良的。

賢良問題的探討第二輯

「賢妻良母」的認識

集熙

如何服侍丈夫吃得舒適，穿得愜意，如何滿足丈夫的性慾，迎合丈夫的心理。他要榨取你的勞動力，你必須澈底賣氣力，他要榨取你的性機能，你必須馴良地受宰制。被他毆打，應付之一笑，被他遺棄，應自嘆命薄。他尋花問柳，應給他注射六〇六，仔細地看護，還要陪他同嘗花柳的滋味，以感動他敗子回頭；他另納小星，應含恨飲淚，強爲歡笑，還要慷慨地退入冷宮，以博得他最後的歡心。你該遵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陳規，努力地生下幾個白胖兒子，茹辛茹苦地撫育成人，縱然不育的原因怪他不怪你，你也該懸爲無頭案，自動地讓他討個人兒來製造那夢中的寧馨兒，縱然他抱回來和姘頭刺的結晶品，帶綠帽子的雜種貨，你也該視同出己。他要你變成一塊醱麵，一團爛泥，揉個什麼樣就是個什麼樣。這些這些，你爲着護得「賢良」的美名，不敢抵抗，也不想抵抗。老實講，除非你自殺，否則，不管怎樣最悲慘的最殘酷的生活，你必得安分守己地過下去，必得作個羔羊式的特殊奴隸，此之謂典型的賢妻良母。

社會上任何一件事的發生都有它的根源，什麼是賢妻良母之所以發生的根源呢？那麼，就有待於從社會的經濟基礎上去探求，從現實的聯繫上去理解了。本來，在原始的公有財產制的社會裏面，男女關係是平衡的，是立於一條水平綫上的。隨後，由於實行這種制度的社會完成了歷史的任務，由於財富集中於少數男子的手裏，因而形成私有財產制，建立男權中心制，更因而女子的經濟權沒落，

乃完全處於隸屬的地位，乃成為片面地滿足性慾與綿延種族的機器，乃產生狩禮斯，女兒經，賢妻良母一類麻醉性的毒藥。不用說，這是男權膨脹的結果，男人為掩飾其壓迫行為而施放的煙幕彈，正和帝國主義者為模糊殖民地民族的反帝意識而採用的「親善」「提攜」等等毒辣的手段，具有同樣的意義。更無疑地，這是社會經濟機構蛻變的一個反映。

封建性的私經濟社會的基礎動搖之後，不是胎子手——賢妻良母——早已被歷史的車輪輾斃了嗎？怎麼最近兩年殭屍又復活起來呢？這問題似乎怪納悶兒，可是，假如根據經濟學法則分析一下，卻不難乾而脆地解答出來。私經濟的社會脫去開龍鋪掛，穿上燕尾禮服，本質上並沒有絲毫地變更啊！資本主義進展到最後階段，便引起普遍地失業恐慌，便驅逐婦女回家庭以讓位於飢餓的男子，是必然的現象，鐵一般的事實啊！

因此知道，賢妻良母制是私經濟社會的產物，無論封建性或資本主義性都有其繁殖的活力，雖然在表現的手段上前後不同，而在表現的目的上是毫無二致的。更知道，夫妻關係的絕對平等只有在原始的公經濟社會裏面才看見影子，而婦女能否跳出「賢妻良母」的牢籠是建築在社會經濟組織的變革與否之中。所以，我們要想打破現在的「不平等」，建立未來的「平等」，勢非推翻男性中心及私有財產制的現社會不可，勢非促進更高度公經濟社會的實現不可。

這樣，每一個新女性，不，每一個女人，如果不是甘心作男性中心社會的維護者，不是專門為個人開闢眼前的出路，必然想爭取獨立的人格，想扭斷奴隸的枷鎖，決不想屈服於現狀之下以延續「賢妻良母」的壽命，這是不成問題的了。所成為問題的乃是怎樣爭法，怎樣扭法，怎樣使得男女關係立於平等的地位？請看，當前的嚴重局面，已不容我們謹限於理論上的鬪爭，而迫切需要的已是「幹」的鬪爭了。通常鬪爭的形勢是很緊張的，雙方各不相讓的，你不攻他，他就來打你的。從人與人間的爭，國與國間的爭，以至於新舊社會的爭，都不能超越這一原則。所以我們既然要幹，就要一股勁兒，百折不回，毫不遲疑地幹去。不錯，現有社會將潰滅，新的社會將來臨，但是幾

時才可以消滅？幾時才可以來臨？沒有「力」的推動，時間上會不會發生問題？譬如，孫中山先生坐等着滿淸統治勢力的傾覆，而且在它未傾覆之前，不妨再幹點擁護它的工作，是不是幹而等於不幹，無形中且穩固了它的基礎呢？即使歷史的車輪走到了，又產生了第二個孫先生，恐怕無論如何，不能傾覆得那樣快吧？自然，我們反對賢妻良母的事實，就該斷然地摧毀它的根基，就該加速度地促成眞平等的實現，就該和它拚個你死我活地鬪爭着。若是沿用改良主義的妥協方式，不啻作了新社會的絆脚石，豬側度的補血針了。

如果主張提倡「賢夫良父」來抬高「賢妻良母」，而給以新的估價。這個立論，主觀上未嘗沒有幾分理由，可是在客觀經濟條件存在的現社會裏，夫妻對於家庭責任的平等發展，究竟是「現實」？還是「幻想」？只要用冷靜地頭腦觀察一下，就會曉得一定等於「空中樓閣」。並且，還有點兒危險性，天曉得，那麽一來，男人們更要利用爲掩飾其醜行的借口，巧妙地說：『我們男人也作賢夫良父啊，作一個人到底要賢良啊。』這口氣多夠狡猾，多夠刻毒，我們絕對不能上當，不能往陷阱裏走！換言之，「五四」時代的女權運動，針對着「人」身上爭奪平權，事實上是陷於空虛了，當然不能再接受遺產！

至於作一個人要不要賢良，這是觀念論的邏輯，有點玄而又玄，妙而又妙的味兒，鑽在裏面兒囹子，怕要鑽到牛尖角裏去，出不來了。我們何必費掉寶貴的時間，避實而就虛，在「賢良」兩個字義上佈從迷魂陣呢？

現在有了結論，「賢妻良母」這東西，無論站在婦女立場或整個社會立場，都是要不得的。那些被資本主義的激浪衝出家庭，似解放而未解放的婦女，被衝出來又趕回去的婦女，以及應根兒未離家庭的婦女，至低限度對於賢妻良母的社會因素，應該有正確的認識，更應該予以迎頭之痛擊，如摧枯拉巧，一口氣兒斬它的根，斷它的秱！

賢夫賢妻存在愛的領域中

誼

婦女運動之逆潮，「良母賢妻主義」出現後，有許多人，尤其是知識婦女，對之痛下攻擊，共鳴社主人，更提出「良父賢夫」的口號，以資對抗。自然，各種主張，都有其自己立場上的理由，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作者不願對雙方面多所吹求，謹根據客觀事實，提出幾點意見，以供研究本問題的參考。

良母責任社會化

「良母」是因兒童的教養而成立的，產業革命之後，許多兒童的母親，被逼跑入工廠，去作十二小時以上的賃銀勞動者，丟下的兒童，在集體形式之下教養者，此種事實，已漸趨普遍，且久為社會國家所注意，兒童公育社，托兒所………等，均是應此種需要而產生的。

不管衛道的先生們怎樣的努力，用盡他們認為有效的方法，終不能將所有的女工由工廠裏驅回家庭，因為那不是意識形態範圍以內的事，什麼禮儀道德，均敵不住伊們的饑餓，反之，只有根據伊們爭取麵包的新事實，創造新意識，倒還合理。

「良母」是以自己的兒童而存在的，兒童已因社會的進化，逐漸不為家庭所私有，離開母體之後，便須交出公共育養機關去收養，「良母」除去胎教之外，再沒有什麼意義，自然更無所謂「良母」問題。即以產業落後的中國來說，在賢良運動的浪潮裏，依然流露出兒童的社會性來，已不是被宗法社會視作家庭私有的相續人了，我們看今年兒童年所提出的標語：「兒童是人類文明的花蕾」，「兒童是民族生命的花蕾」，「兒童是民國的小主人」，兒童既認為是國家社會的，兒童的教養責任，當然應由國家社會擔負，況且近代的教育趨勢，已由消極的管理，進步到積極的促成兒童本能個性的發展，每個家庭一定不能造成專適於兒童發展的環境，況且大小不等的兄弟姊妹，同受教育於單一家庭中，絕對不如將同齡的孩子們聚一處

的社會教育機關，更爲有效，所以家庭中良母，已爲事實所不需要了！

良母責任事業化

近代兒童教育者，必須瞭解兒童的生理構造，心理發展的程序，更需要以偉大的母愛，陶冶兒童的性情。但是每個婦女不限定都富有母性，不能勒令每個婦女必受良母教育，既然承認學校因事實之需要，而分設文理法商等科，同樣亦須承認婦女並不能每人都應研究兒童心理，兒童教育，而埋沒了其他的天才。每個婦女(除特殊者外)雖都不能避免母的責任，但確不能一個個都是良母。所以最好是使富於母性的婦女，專門研究良母教育，以担負社會上的良母責任，社會上的兒童，應當交與社會上的良母負責，良母的技能專門化，良母的責任事業化。

爲了兒童先天的充足，國家社會，對於局部的母性，如妊娠，生產等一般婦女所盡的職能，應該加以特別的保護，一爲先前宗法社會中，對女子生育認爲是單純家庭中的義務，社會不加以注意的態度，然後負前半部責任的女子，才能產出健康的兒童，然後才能使社會上的良母，發揮伊們良母的技能。

賢妻只能在愛的領域中存在

婦女的妻的資格，是結婚後取得的，在父係家族制中，所謂「賢而內」者，是本了「男治外，女治內」的原則，妻只是家庭中扶助丈夫的，其他一切，爲了女人是「內人」的緣故，都不許與聞，凡是能奉翁姑以孝，侍丈夫以敬，處姑嫂以忍讓，同時恕取奴僕，處理家務，井然有條，並能確保自己貞操的，便是賢妻，在此種條件之下，妻只是一個兼做性工具的雜役，賢妻不過是更馴服的奴隸，伊們只有服從的責任，而不會有獨立的人格，只有片面的義務，而不能享受任何的權利，現代的婦女，已經發現自己是個人，而不單單是男子的奴隸，當然不肯再接受此種任務的。

在新式的小家庭中，形式上的妻和夫，是對等的存在，因了家庭組織的變更，而婦女的奴隸性逐漸消滅了，夫妻的關係，被愛的條件支配着，只有互助，沒有役使，只有相諒，沒有責罵，婦女變成了社會組成的份子，不單單爲某個男子而生活，在愛的領域中，女子爲男子的賢妻，

同時男子也爲女子的賢夫。

賢良問題中婦女應持的態度

賢妻只有在愛的領域中，才能真正的存在，而且在愛的領域中亦無有一個女子不在作賢妻，用不着任何人來提倡什麼主義，說是汎汎的以各種形式的現行妻，必得女子非賢不可，那仍然是奴隸女性，主持的人，不但是女子的公敵，亦即是人類的公敵。良母的責任應當社會化，同時良母的事業應當職業化，這已爲社會進化到現階段的生產方法所決定，除去妊娠，生育賴每個女子來負責而外，只有少數女子去從事作母的事業便夠了，社會國家爲此不妨設母親學校，來專門訓練良母，至一般女子除受局部的母性保護之外，不應當再受什麼限制，良母主義，對於以良母爲事業的女子仍然適用，而對於一般女子，則毫無意義。

我們必須如此來體認「賢良主義」的內容，然後才不至於空發議論，妄放矢石。根據以上的論點，我們的態度，應如下：

(一)母的事業社會化，當然父的事業亦應當社會化，良母的責任由專門人才去負，良父自然也沒不需要，我們不必以良父來對抗良母，而且即使天下男子均可作良母，女子亦應當由良母的重担之下，逃避出來，因爲每個婦女爲了自己的少數幾個子女，而犧牲了一切，終日伏處家庭，成爲純粹的消費者，自然伊們維持生活的必要條件，仍不能不依賴丈夫的供給，在此經濟的從屬關係之下，必然的造成人格………以及一切的從屬關係，即使愛的結合，亦必成爲奴主的結果。

(二)愛的條件之下，如果免去了上面所說的從屬關係，則自然妻無不賢，夫無不良，用不着多此一種口號。

(三)女子爲由母性超脫出來，必須爭得個人的獨立人格，爭得女子社會地位，女子不是單爲男子而生活，亦不單作爲傳種接代的生殖工具，與男子一樣的另有其社會上的意義，男女人格上應當一律平等，女子應當有伊們的獨立生活權，不必賴什麼男子的恩惠。

(四)女子除去爭上面的生活權之外，必須創造自己的生活能，過去的女子——也有少數的例外，除去自己當作女性被男子娶去之外，沒有另外的生活方法，有之亦是賢

色賣唱，總之，過去的女子的生活方法，不過是性的零整出賣者(此話未免有點玷污)，我們應當使所有的女性，脫出這一種生活方式，女子的生活要件，要如男子一樣，從勞動力求得，性不過是男女雙方合作傳種的工具，應該恢復它本來的面目。

(五)有了生活的能力，即可爭得獨立的生活權，(當然爭得生活權亦是養成生活能的一個要件，此處要在連環上看) 有了獨立的生活權，方能爭得男女眞正的平等，在男女平等的條件之下，愛才會永遠的存在，才會成爲無條件的賢妻賢夫。

蘇俄一老婦人
用口涎醫治蛇傷
從未失敗已活人無算
且能以聲音降服毒蛇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十六日通訊　嘉伐爾爲達伐爾地方之捕蛇婦人，年六十二歲，能以其口涎，醫治毒蛇之咬傷。據科學家詳細研究結果，證實其口涎含有抗毒素，此種抗毒素之產生，乃其幼年時代迭遭毒蛇咬嚙，而力加抵抗之生理結果。近遠人民，皆前來亞美尼亞地方嘉伐爾婦人家中求醫，彼每年總能救活許多性命，科學所發明醫治蛇傷之血清，目前有效者僅百分之三十，但嘉伐爾之診治，則從未失敗嘉伐爾謂彼十二歲時，即開始捕蛇，置於胸前，習慣其咬嚙，以自己之口涎療治。科學家以曾受蛇傷之兔子二隻試驗，結果，受嘉伐爾口涎診治者得生。關於嘉伐爾婦人，已有種種奇異故事，謂彼能以其聲音，降服毒蛇，彼之付降，對彼甚爲敬畏云。

三重生活

集熙

那年，王寶珍高中畢業了，會考的成績也很好，名列第一，伊高興得一蹦一跳，還有父母，未婚夫——李子成——全都眉飛色舞，尤其李先生掽到朋友便誇讚伊學識如何優良，以增加他自己的榮耀。在伊，還打算繼續升學。父親呢，覺得學費的負擔太重，已經說到這樣程度，一個女孩子似乎也夠了。可是伊求學的意志很堅決，既然父親方面沒有希望，便去要求愛人幫忙。李先生雖非富有，如果能夠緊縮別項開支，也可以勉強應付。他倆正熱愛的當兒，這問題很容易解決，所差的只是他主張先結婚後升學，伊想一邊升學一邊結婚，爭議了一陣，算是伊屈服了。

一個充滿秋意的星期日的下午，××教堂的內部，講壇前，鋼琴旁，四圍周遭，佈置得怪熱鬧的。在親朋環繞，牧師作證，簡單而隆貴的儀式之中，他倆便完成了終身大事。

他倆渡過了蜜月，便開始那人生的第二頁歷史——家庭生活了。大體上講，或者澈底的說，伊對於他，從噓寒問暖，燒菜煮飯，一直到給他擦皮鞋，無論什麼工作，爲討得他的歡心，忠實得無微不至，決不肯讓娘姨越俎代庖。因此，他時常稱讚伊沒有時下女學生的習氣，括括叫典型的新式賢妻。

他嫌伊的江北調兒不悅耳，沒有上海話來得清脆，他辦了一天的公事，回來聽伊的拙笨的聲音，有點頭痛。於是伊就拜了娘姨做老師，努力學習，不到一個月，居然講得很純熟。伊成功了，便在他面前眩耀，他懶洋洋地摸摸伊的下顎，怪叫一聲：『聰明？』他認爲女人帶上長耳環，一搖一動，頭部的美，濃厚不少，提起伊來就嘆息：『當慣了學生，不願帶耳環，傻瓜！』後來，伊覺察到他暗示伊『裝飾』，每天不管怎樣忙，必須分點時間在這上面用功夫，一件衣料的花紋，一雙皮鞋的樣式，頭髮怎樣梳，眉毛怎樣畫，一切一切都得要徵

求他的同意，爲的是怕他不快活。這是伊另一種的『賢』。

第二年夏天，伊生下一個男孩，又白又胖，他倆逗着玩，家庭裏的空氣比從前不同了，不是那樣枯燥了。照理，伊應該更快樂，可是伊內心裏却有說不出的苦痛。這是因爲伊的工作越來越繁重，除去『服侍丈夫』；『努力修飾』，還要兼任『良母』的職務。婚前爭得的『升學問題』，不但他不再提出討論，連伊自己的意識已經模糊，一點興趣也沒有了。

半夜裏，孩子哭得『哇！哇！哇！』伊骨東坐起來，抱着孩子撒尿，換上乾淨的尿布，把奶頭兒送進孩子的嘴吧，一面拍着，一面唱起催眠曲：『小寶寶！小寶寶！』同時又怕吵醒了同床的伴侶，聲音低得無可再低，等孩子睡着了，這才閉上眼睛休息。有時候，伊精神疲倦的了不得了，甚至於發起寒熱來，也要勉力掙扎，忠於職守。

伊工作加多了，精神疲倦了，可是仍得清早兒起身，先把孩子放在搖籃里，然後奔到竈披間督着娘姨預備早餐。李先生舒服的嚥完了，伊照例的給他披上大衣，或者拿起帽子，送出大門。他有時想吃點新鮮小菜，開口咪，娘姨去買，總沒有伊自己去的滿意，而且好東西就不免價錢貴了，娘姨怕要乘機大揩其油，這也會引起他的不快。所以只要他一開口，伊就鼓起勇氣，酷熱也罷，嚴寒也罷，風雨無阻的挽上菜籃子就走。

一天，二房東吳太太送來一碗廣東掛爐乳猪，他吃得十足的香，便叫伊學着燒。於是伊毅然的請教了吳太太，除乳猪而外，又學會了幾樣其他的廣東菜。

這樣，伊忙忙碌碌的過了兩個年頭，因爲任重事煩，時間上的限制，那第二項工作——修飾——便不得不懈怠了，並且由於勞累的關係，身體漸漸衰老下去，少女時代的活潑姿態飛也似的消失了。可是他呢，幹的是社會工作，環境迥然不同，還是保持着男子的青春之美。因此，他感覺伊面孔上有了皺摺，太不會修飾，連眼睛鼻子都變了，和戀愛時相差懸遠了。他回家之後，不是說伊不管孩子，不治家，就是不省儉，無風三尺浪，有機便尋釁。倘使伊善意的問：『你是不是在外邊受了氣？』他會以德報怨的揮伊一拳。一句話：『他憎惡伊

了。』

『李太太：李先生近來有了戀人，已經開過幾次房間，這兩天忙着找房子，預備金屋藏嬌呢。』伊一位知己的朋友跑來報告。

『謝謝你！謝謝你告訴我！這些日子，我曉得不對，他的脾氣壞得很，常常拌嘴，已經幾夜沒回來了，這還說什麼呢！我真後悔，當初不該造成這樣的一個前途！』伊說着忍不住的難受起來。

光陰像流水般逝去，伊望眼欲穿，他還是無影無蹤，零用錢快光了，房東來要房錢，米店，煤炭店來催賬，鬧得烏煙瘴氣。在這種情形之下，伊只好拖出箱子，卷其所有，孩子的衣服也在內，一齊送進當舖。這一來，難關才捱過去了，債主們才掃興走了。

『入秋以來，天氣暖和得很，沒想到昨天忽然括起西北風，寒颼颼的吃不消，別說孩子的身體了。要不是手中拮据，毛絨衣服早給孩子織好了，昨天我就預料不好，果然，孩子的熱度很高，毛絨衣不說了，眼前的醫藥費呢？那個混蛋——孩子的爸——帶着小老婆滾到那裏去了？唉！世界上就有這樣不負責任的爸爸！』伊坐在孩子身旁，流着眼淚，在自言自語。

伊一忽兒想到高中畢業，會考第一，想到升學，結婚，想到對於丈夫的熱愛，忠心，由刺激而興奮，望着孩子咬牙切齒的說：

『早知不婚，獨立生活，并不是不能獨立啊，不是你這討債鬼累累的嗎？否則，我一生的幸福或許不會葬送吧？』

『這有什麼難過！大多數的女人不都如此嗎？根本的原因。在於男性中心的社會制度啊！受過教育的女子是新女性，應該覺悟，應該參加社會解放運動！什麼孩子，孩子是國家的，送給孤兒院去，決計不要了。』伊的思想，在悲慘生活的壓迫之下，頓然轉變。

中國式的丈夫

雲裳

婦女共鳴編者李峙山先生擬在該刊出一次賢良專號，徵文於余。我當時很躊躇了一陣，覺得對於這類的題目在目前中國實在無話可說。說來說去左右是這幾句話罷了，充篇幅雖有餘，要有所發揮期收實效實嫌不足。因為中國正在女子做賢妻良母觀念，開始崩潰的時期，賢父良夫是永遠沒有這一回普遍的事。而社會之前進的要求乃在男女各個自由的找主觀的賢妻或賢夫，所生兒童亦將趨於社會公共養育，由地方及業務機關多設立產科醫院，托兒所，育嬰堂，幼稚園，中小學校等以育養小孩已成必然的趨勢。所以賢良問題還有甚麼談頭呢？

並且，就中國目前情形來看，雖社會制度的盡善盡美的理想似乎遠遠得很，而社會關係的實際現狀確是叫人沒法表示絲毫的滿意。窮人家的夫婦父母求生且不能，自談不到如何賢良，闊人家的夫婦父母則諸事付諸僕役，自己專事消遣享樂，甚至窮奢極慾，還談得上賢良嗎？惟有那些中層階級的份子負着領導改造的責任，於國家社會的前途皆有極其密切的關係，他們的動向確有應當研究之點。按諸夫婦為人倫之一的意義，目前中國賢良問題在這班中層份子中確是值得注意。

但是這些中層階級中的女子們却正陷於一種絕大的苦悶。伊們具有相當知識，經濟上有自立的技能。而社會公益設備不完，孕育嬰兒工作不能避免，如顧及家庭即不能從身職業：雙方兼顧勢所難能。而最令伊們難堪者，莫過於所謂『中國式』的丈夫的態度。

作者在本刊「柏窗閒隨筆」中第三十八節這樣寫道：

幾年前和一位日本朋友在一塊吃飯，他很讚美中國菜，據說日本有一種諺語，說是——

『吃中國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為人生三大幸福！』

當時我曾這樣說，這是專門指的

男人，對於女人應該要一個那國的丈夫呢？這個問題現在得到答案了。日本人廚川白村在「北美印象記」裏這樣說過：

『兩個人並着肩很親密帶着微笑走進來，在食堂裏坐在一定的位置，這是法國人，丈夫在前，兩手插在袋裏，睨視左右，傲然挺胸而入，妻跟在後邊，這是英國式。現在，請看！在美國是尊夫人威儀堂堂的光臨，對於左右臣下看貨一眼，先就女王寶座，丈夫後來；這是美國風。』

這樣，一個女子應該和美國丈夫結婚才算幸福了。據說美國丈夫常在星期六的晚上看家替妻子等門，妻子回來了按門鈴，會興高彩烈的去開門。走到室內便會給妻子脫鞋。在街上走給妻子抱外衣，提皮包物件，扣鞋，去向朋友說話；先對妻道饒……。

反之，一個日本女子則担負全家勞動的責任，與象一個女僕一樣。當家裏來了客人，還要跪着敬茶，對客人叩頭。丈夫弃妻子的褲子去當質了錢嫖妓，也是妻子所不敢反對的。這種妻子對於男人是再好也沒有了。

可是在一個男女平等主義者看來，這兩種形式都是畸形的。日本的妻子地位固太低，美國妻子的生活方式也太驕傲。我們主張，夫妻相敬如賓相待以禮，互相以真誠的愛情謀雙方的諒解維持偕老的結合關係，那才是合理的。

不久以前，又在一次聚餐會上同許多朋友談及這一段話，對於「中國式」的丈夫得一個結論，那就是：

在求婚時期是美國式的，訂婚以後是法國式的，結婚以後是英國式的，生孩子以後就變成日本式的了。一旦他的妻子年老色衰就拋棄完事。

這個結論在當時雖屬戲談，然仔細想來，對於中層階級的男子確是的論。我想讀者諸君不難想象得到，在這裏無須詳加解釋了。因此還談得上甚麼賢良問題嗎？有的祇是痛苦與煩惱。丈夫之不賢不良已經事實表明得很清楚，而既經受騙的妻子在現社會上與他離婚再論婚嫁又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如果女子拚命忍受一切來努力做一個賢妻良母，（下接五九頁）

少女生活講座

第六講　賢妻良母是怎樣作的

——當然不是做人的最終目的——

鳳兮

起初，這個題目也許就有人以為有毛病了，有了對乎名詞的「夫」才會有妻的名詞，同樣，先有了「子」也才有母的名詞，女人不自己去作人，一個獨立人格的人，却偏偏要來研究怎樣去作夫的妻，去作子的母，難道一個女人是專為夫與子而活着的嗎？沒有旁的社會的意義了嗎？

不錯，話也許可以這樣駁難，但實際，人，任何人，男人在內，假如不是和魯濱孫一樣在無人的孤島上，誰又不是和很多很多人對待地活着呢？人，是妻子的丈夫，是丈夫的妻子，是兒子的母親，是母親的兒子，是女朋友的男朋友，是男朋友的女朋友，是…………作人，是多方面的，是得作各式各樣的人的，為了各方面都要作得好，便一方面一方面來研究決不是壞的事。一對同居的男女，在夫與妻的代名詞沒有適當的新的代替以前，祇好叫作「妻」和「夫」。

對少女們講賢妻良母的話，未免來得太早了呢，少女們的年紀還輕，離作妻和作母的時期還遠呢，而且，習慣上，賢妻良母已成一個腐敗的名稱，少女們看到這個題目也許都會鼓起了頸兒。

「誰耐煩又來聽這一套呢？誰不認識這不合潮流的賢妻良母主義呢？來看到題目早頭痛了！」

不忙，小朋友們，請耐心的看下去，我們的痛恨賢妻良母完全是和你們一樣的，我們不會叫少女們來走那被人誤解了的賢妻良母的路的。

少女們豈不是為了舊的賢妻良母之成為毒蛇猛獸，而懼怕着走上成人之途嗎？少女們豈不為了新的賢妻意義的偏狹而發生了毀滅前途的悲哀嗎？少女們豈不為了「妻與母」的活動地盤只有一個家庭，自己不願去作那狹小範圍的主婦，而不敢合理地去走上幸福的戀愛與婚姻的路嗎？由於這，所以現中國社會有着不少的悲涼的獨身主義者，有着不少的寂寞的智識階級的老女，有着不少的離開家庭的年輕的主婦，這些困難，如何辦呢？所以，合理的，並非誤解的賢妻良母，我們是非來討論一下不可了：

我們自然不會叫少女們去尊敬過去社會所流行的「賢妻良母」，那樣的賢妻良母只配叫作賢良奴婢，我們沒有作奴隸的需要。我們也不會叫少女們去崇拜現在市面所流行的「新賢妻良母」那樣的賢妻良母，也不過是叫女人們去取得新的知識，用種種新的方法去處理一個家庭，服侍丈夫與兒女，家庭沒有了工作時，有時也偶然可以作一點點社會事業。這樣的賢妻良母的方法雖然和舊的不同，但目的仍然是一樣，伊生存的目的還是純為了丈夫和孩子，換言之，伊生存的目的還是一個家庭。伊不是獨立人格的社會人。所以，新的賢妻良母，也不是現代女青年應當作的。

舊的賢妻良母既不能作，新的賢妻良母也不能作，作一個怎樣的妻和母呢？賢良既被人反對掉，那麼，作一個不賢妻和不良母嗎？這說來雖然是笑話，但賢良二字給習慣弄成了嚇人的字眼的現在，看去委實是除了不賢與不良便沒有別的出路似的。

自然，事實不會是這樣的，賢良二字的本義是好的，賢良沒有叫一個女人去屈服在男子之下的意思，賢良沒有叫女人專去治理家庭的意思，賢良沒有叫女人專門作兒子的奶媽的意思，賢良沒有叫女人結了婚便和家庭以外的人斷絕了關係的意思，賢良沒有叫女人像豬玀般不事生產專等男人來豢養的意思，……賢良二字不是專門為有了婦女才造出來的字，賢良不是為婦女而準備的桎梏。賢良二字，男性朋友們，不管任何階級的老少男朋友們都用得着。

幾千年來，賢良二字受了冤枉，人家歪曲了它的意義，硬把它來作女人的荊棘冠，使它至於現在，成爲女子憎惡的對象。

其實賢良二字並沒有壞的意義。一翻開字典你就看見；「物之善者稱之賢」；你又可以看見，良也者「善也，賢也。能也，信也，果也，誠也，…………」一大套最好的解釋，都是用來形容好人的。所以我們任何人都該賢良。對於夫說，該作賢妻；對於子說，該作賢母，對於社會一般人說，該作賢良的人。不過我們今天說的這種賢妻良母並不是和過去一般人所誤解的賢良，奴隸式的賢良；而是含了新意義的賢良。

新意義的賢良，乃是作人的一種態度，而不是人生的意義；乃是我們的行爲的方法，而不是我們的行爲的目的。一個人絕不能說立志作一個賢妻良母，一個人也不能立志不作賢妻良母就算是走上了光明大道。既認定賢良無非是作人的某一種態度，行爲的某一種方法，那麼，我們便得在賢良之外去尋求人生的真意義。

少女們還是應當立志作哲學家，作文學家，作科學家，作社會改造家，作婦女運動家，作領袖的羣衆，作羣衆的領袖，…………還是要把全部精力，放在爲達到這些目的的活動上去。賢良在這些目的的活動下比例起來真是微乎其微。我們不能爲此問題而苦惱，而煩悶，而把生的意義徬徨於此「賢良」或「不賢良」之間。

自然，這微乎其微的賢良問題，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到底也是一種行爲的好態度。它是並不妨害目的的一種手段。我們要正確的認清楚，丈夫並不是少女的「所天」，結婚並不是女的「歸宿」孩子也並不是少女們將來的「依靠」，丈夫，家庭，孩子，是我們爲各種活動疲勞後的一種安慰，一種極正當的安慰。還可以說，是我們人生應有的「正當娛樂」，(恕我大膽地用這樣的比喻) 這種正當娛樂，我們該用最好的姿態去遊戲，才不至於弄到最後大家意興索然。故游泳，網球，籃球都要講究姿勢，講究種種規則，方法，我們對於家庭，丈夫，孩子，也要講究姿勢，規則，方法是同一理由，這些姿勢，方法規則等之良好者，能夠使我們有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生活者，我們能夠實行它，

能夠使家庭幸福快樂，便是所謂「賢良」。我們如果了解游泳網球等，不論如何鄭重，終久不是人生的目的；那麼，你就了解丈夫，家庭不是少女的最後歸宿的話是對的了。了解丈夫家庭在女性的全部作人的目的中僅佔了這樣的位置，你就了解賢良佔的是如何的位置了。

總之，賢良問題的糾紛既經鬧了這許久，說它不重要，鬧也把它鬧重要了，所以少女們不論有無切身的利害，也常「爲學問而學問」地關心到。我們這樣地把它說明，使它的意味從歪曲上了正解，從嚴重走入平常，使少女們知道了作賢妻良母不過是全個生活的一小部門，而敢毅然準備自己的其他的前途，不爲賢妻良母四字而恐懼而裹足而埋沒了多少女界的人材，我們覺得這一點是少女們千萬不要忽略的。

(完)

(上接五五頁)其結果就是唯有承認一妻以夫爲天」，對於一切的苦況都逆來順受才能沒有問題。而還要直接承認多妻制度的存在。質言之，就是承認舊禮敎。

所以就中國目前的情形來看，男女相對的賢良是不會有這樣一回事，求女子片面的賢良是等於復古——爲舊禮敎的衛道者所最希望的事情。此則不特知識階級的女子所絕對不願接受，亦爲事實上所辦不到。故今日的問題在如何求女子職業之發達與社會保護母親嬰兒的公益事業之普遍，而不能研究賢良問題。因這種要求在現社會組織下是辦不到的。

(完)

小說

李嫂子

黃懿嫻

淡淡的陽光，射在紫床的一張紅木梳妝台上，時候似乎已近黃昏了！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正坐在床邊，縫着一件紅洋布衫兒——一針針着意經心地縫着；時而又抬起頭來，望望壁鐘——是幾點了？……一個孩子自門外跳進來，頓時突破了這屋子裏肅靜的空氣：『媽媽，你又代小妹做掛子了！我不……』小嘴當時撅了起來，他媽媽把手裏的針綫慢慢放下了，說：『我也代你做呢，祇要你好好兒念書，要件什麼東西，媽都肯！』孩子笑了，放下書包，伸手向媽媽要銅子，他媽給了他三個銅子，說：『買塊燒餅吃了，就來溫課吧！聽見麼？』孩子答應着，跳着走了。

孩子的燒餅吃完了，抹抹嘴，才要拿木刀玩去。他媽喚道：『坐下呀，書包，我替你放好在這兒了。』孩子遲疑了一下，意思是想再停一會兒溫書。他媽看着可有點冒火了，『嘜！你這不長進的！吃了就想頑。快坐下，不然，我明天就到學堂裏去，代你告訴李先生去，揭你的皮！』孩子呆了一呆，臉上顯出失意的顏色，勉強的坐下了，翻開一本孟子，慢條斯理，伊伊唔唔的念了起來。他媽笑了一笑，臉却繃得比先時更緊了！

彭彭彭……一陣暴雷似的叩門聲傳入裏間。伊忙不迭的抓起手中正做着的衣來，朝旁邊一擲，針一下就把指頭刺出血來了。伊也不顧，站起身來就跑，氣喘咻咻的把大門開了

，孩子早也跑了出來，笑着喊：『爹爹』！他爹爹微點一點頭，大踏步走了進房，就朝床上一躺，問道：『茶有麼』！伊正揉着手指呢，聽了這話忙笑道『是了我還沒有來得及呢！』于是趕快遞了一杯茶過去，挨在伊丈夫旁邊坐下，輕輕地替他除去了鞋子。

『今天輸贏啊？』伊笑着問，『又輸啦——十四塊七角——唉！真倒霉，這一個月薪水又光了！』他眉頭微微皺了起來！『這幾個錢，算什麼，就煩成這…………』『哼！你們女人家說起來倒輕鬆！你知道錢怎麼來的』？他氣吼吼地把臉朝那邊一扭，伊微微感到踧促了！但仍推着一臉的笑，溫和地問道：『你要扳本麼？我這裏還有幾元呢』，他沒有開口，過了一刻，坐起來了，面色已和善得多多！伊于是便不遲疑，趕緊掏了一張五元的票子，另外還有兩塊另的，輕輕地遞向他手裏，『夠了麼？』聲音是那樣的輕柔！他點點頭，端起茶來喝着，伊起身倒了點熱水，絞了把手巾給他揩臉…………。

『砰』的一聲，門兒關上了，伊送走他後，重新回到房中，拿起衣來做着，偶然抬頭望着窗外，忽然歎了口氣！

晚餐時分，伊端出一碗豆腐燒鹹菜，一碗豆芽湯來，在喊：『明兒出來吃飯吧』！明兒應聲跑了出來，望了望桌上，問道：『媽媽，你沒弄蛋麼？我將才看見櫥裏那麼些個蛋！』她微嗔道：又要饞痨了！那是留給你爹爹做消夜的。』

時鐘已敲過十一點了，伊還獨自坐着做針綫，孩子是早伏在書本子上睡着了。對房的張老太，捧了一根水烟袋，連咳帶喘的走了進來，笑道：『李嫂子呀！你還沒有睡嗎？』伊連忙站起，笑着讓坐道：『老太請坐，老太請坐！』張老太忙說『噯喲！我又不是客，你也忒煞客氣了！你請坐下作生活罷，我是閒人呢，哈哈！』伊也笑了笑坐下，又拈起針來做着：……『唉！不是我當面奉承你的話啊！你可真「做人家」——謂勤儉也得——兒！無論什麼事，都是親自動手，從不肯偷一下子閒的。嫂子，我真佩服你，就是我們少年時節，也不能像你這麼樣！如今是老了，更不中用了，咳！』張老太誇讚完了，又這麼自傷遲暮似的深深一嘆！

『你老人家也別太看得起我了！這不過是女人家分內的事情啊，算得

怎樣希奇的！』伊說着，臉上不自禁地浮起了一層淺笑。

『喲！你可別這麼說！現在的世道變了，有幾個女人家能像你這樣肯蹲在家裏做事情的！眞個把丈夫，兒女服侍得舒舒貼貼的，還一點都不喊辛苦！伊們現在祇知道自己穿，吃，出風頭，或是丟了家事不問，倒要跑出去做什麼撈什子教員，跟一些男人家混在一起，可眞不成個樣子！唉！像我們那時候做閨女啊，眞是大門邊都不跨，現在，現在這些女人家，可都成了女强盜了！唉……世道變了！』張老太一氣說完了這許多話，不禁阿罕，阿罕的咳起來了。伊連忙扭開熱水瓶盖，倒了一杯茶，雙手奉給張老太：『老太慢點說吧！吃一口兒茶潤潤：』張老太點點頭接着杯子，喝了兩口，放了下來，正着顏色繼續說：『喂！你看我這話可說得對不對呢？嫂子！』伊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但又忸怩似的笑道：『伊們也有伊們的能幹呢！知書識字，和男人家一模無二樣的，什麼事都能做，又能自己賺錢，多好啊！像我們這種沒腳蟹，終究是沒用的！』張老太趕緊搖了搖頭，把桌子儘力一拍道：『唉！嫂子，你快別羨慕伊們那些不守本分的女人家！你只記得，「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這兩句老話總不會錯的！』伊才要答言，那伏在書上睡着了的明兒，却給伊老人家驚天動地的這一下子嚇醒了。抬起頭來，把眼睛直揉，却又怔怔的望着伊們，似乎有點不知所云的樣子，他母親看他這樣子，才知道是睡過覺了！瞪着眼睛，喝道：『不長進的東西！趁我低着頭做事，便又偷睡了麼？你這樣子，還配念書！看我把你送到油鹽店作學徒去！』說着，回頭向張老太說：『唉！人家念書人說的三更燈火五更雞呢！你看現在這些孩子可成了什麼學生？』『孩子還小呢，馬糊一點吧，現在怎能比往時呢！樣樣都變了，眞的，唉！樣樣都變了』！明兒咕嘟着小嘴，哭喪着臉說：『人家先生說的：小孩子每天要多睡點，腦筋才會活呢！對於身體也好，……』他母親啐了一口說：『胡說！那些先生都是沒知識的！一個人書不讀好，要了好身體，又有什麼用？難道使着力氣，入夥做强盜？打搶人家去不成？你少拿這些話來搪塞我！快好好念書去，不然，我的巴掌到了！』明兒不敢再開口，低着頭

望了書，祇是發怔，他媽站起身來，照着他的頭便是一巴掌，明兒哇的聲哭了，嚷着說：『你又打我的頭！傷了腦筋，更念不成書啦！』他媽聽了更冒火，拍的又是一掌，更加來得清脆！罵道：『傷了便怎樣？我生得你出，便打得你死！』張老太忙把伊拖過來勸道：快別生氣！弄得哭哭啼啼的，你家少爺回來看了不高興！眞的，你家少爺今天到那裏去了？』伊坐下來望孩子喝道：『唸！好好唸！』孩子忍着眼淚，苦着臉，重新又蚊子般。起來，伊卻向張老太說：『他麽，打牌去了，今天日裏在劉家打牌輸了十四塊幾角呢！』因望望鐘，自語的說：『眞快！倒有十二點多鐘了，也沒聽見敲一下子，』張老太說：『你家少爺愛打牌得很！你從來不模這個，爲什麽倒肯讓他常打呢？』伊嘆了口氣說：『噯！這也難說，他們男人家自己掙錢自己用，終日辛辛苦苦的，也該尋點頑意兒快活快活，而且他又歡喜這個，勸一兩句，他就不高興，所以我從來也不擱他，若說我自己，是從來不摸這個的，一個女人家路在家裏，有飯吃，有衣穿，各色都是現成的，再亂花錢，可就太不體貼他了！』張老太連連點頭說：『是啊，這才像話！李嫂子，你眞是個賢慧人！不知你家少爺幾世修來的這麽一位太太！咳！眞正難得！眞正難得！』說着，看看那伏在桌上半睡半醒而仍在念書的孩子，悄悄笑道：『就像明兒吧，你對他唸書這一層，眞絲毫都不肯放鬆啊！你將來準有得教子成名的！咳！「相夫助子，」眞一點都不錯！』伊臉上浮起了一層得意的微笑說：『教子成名麽？但願能如你老人家的金口，不過我想男孩子總應該這樣管的。』說着，指指床上睡着了的女孩子說：『像玲兒呢，今年也八九歲了，我除了，告訴伊些做女孩子道理，教伊學着做做小件頭的針線和零碎事情外，從來就不大教伊唸書，現在一些不懂道理的人，總歡喜教女孩子唸書，其實像我們做姑娘時，除掉學針線，學做菜這些事情外，祇讀讀女四書，學些做媳婦，做妻子的道理就算了。那有什麽進洋學堂，男男女女混到一起的？眞正豈有此理！』張老太把頭連點幾點，下巴子一招一招的，翕着嘴贊歎着說：『是啊！你眞是個賢慧人！眞明白得大道理，明天我也要把我家小定生送到你這兒來

，我心指教呢，哈哈，時候不早了：你家少爺大概就會回來，我先睡去，不陪你了，哈哈！』『走好呀，你老人家。』伊擎着盞洋燈，送了出來。

是一個嚴寒的冬夜，明兒的爹爹由外面回來，喝得一張臉像關爺臉似的。伊連忙倒熱茶給他喝，絞手巾給他揩臉，又問他吃不吃水果？他搖搖頭，一倒身便睡着在床上了。伊獨自把桌上檢淸楚了，想到他今日不知是輸，是贏？大着膽子問了他幾聲，不見開口，因拿起他脫下來的大衣，伸手在口袋裏掏掏看，那知一下却掏出條濃香四溢的花綵綢手帕帕兒，伊驚呆了；出乎意外的怔住了！跌跌的站了一會，不自禁地流下兩行淸淚來！却是不敢出聲。仍舊悄悄地把手帕塞到大衣口袋裏去。一欹身伏在桌上，嗚咽的暗泣起來！

日子一天天的飛走了！明兒的爹爹待伊的感情，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伊傷心，伊偷泣，但伊明白做女人家的道理！伊決不敢說伊丈夫一個錯字！儘管心中十分是有點兒怨！晚間仍舊爲他等着門，仍舊督促着那越來越弱不禁風的明兒唸書！却更加的嚴了！

不久，明兒的爹爹告訴伊說，預備把外面的姨太太、接回同住。伊心裏雖不願意，却是爲了『做女人家的道理』和怕拂伊丈夫的意思起見，終于很欣悅似的答應了：『好的，你接伊進來吧！恭喜你得了一位好如夫人，哈哈』伊苦笑了起來！

新姨太進門之後，對伊儘管是不甚有禮，可是伊爲了傳統的所謂『做女人家的道理』起見，伊終究步步退讓，以賢婦人自居，偶然對房張老太和伊談起時，伊總說：『這是各人的緣法，而且他又是個男人家，倘若和伊爭吵，引起他的火來，弄得不舒服，大家却沒得好日子過！』因此，張老太更稱贊伊的賢慧，一般左隣，右舍，親戚，朋友知道了，也無不贊許備至！

隔壁房間裏新添的綠色電燈光，燦然的亮了！一陣陣的笑語，夾着口琴聲和歌聲，傳送到伊的耳邊，很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忽然聽對房張老太的聲音！似乎是對伊女兒說的：『哈！伊可眞了不起！將來列女傳上準可以添伊一名！眞好？賢慧女人！我活了六十幾歲了，也從來不曾看見過，…………哦！哦！眞了不起』。接着又是一大陣贊歎的話語，淸淸楚楚的傳入的伊耳中！。伊聽呆了！呆得連隔壁房裏的笑聲都聽不見了！一陣陣自心靈深處襲來的虛空之感和一種滿足的情緒混合起來那一盞掛得高高的五支光的電燈，照出伊臉上的一點微笑！淒豔的微笑！

少珊的生日

文子

前年的今天—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少珊當我昏迷失掉知覺，衆人環繞的時候，來到了人間，啊，憶起那個時候的痛苦，感受這兩年來孩子給我的麻煩累累，更因那一場的遭難和這兩年來的煩累給我身體上及精神上的損失，我簡直要咀咒做女人，做現社會制度下的女人！

少珊——我的孩子，伊幾乎送了母親的命，伊的母親，也幾乎把伊的小生命收拾了。雖然是兩年後的今日，回憶起來，還使我不寒而慄呢！

× × × ×

記得西子湖畔桃紅柳綠時，朋友們個個春光滿面的爬山玩水去，我則嫻洋洋地在窗口和伊們招乎；羨煞人家過着飛鳥般的輕的快生活。有時候，伊們也來約我到湖濱散步，可是低頭看一看肚子，我怎麽有勇氣出去？

清明後，肚子更是又大又脹又重，腰骨酸痛，睡在床上，被釘子釘住似的，老是翻不過身來。朋友們都替我担心，催我早進醫院。但我自己總是嬾得動，一天一天的延下去，直到肚子痛過十多天了，才於五月二十一的早晨，進了一個公立醫院，總算巧，二十三日的下午便開始正式的「陣痛」了。

住醫院，這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我帶着好奇和愁悶的心理跨進院門。號房看到我寫的姓名和住址，便很客氣地說：

『哦，你就是李小姐的姊姊，剛才柏小姐來說過的，就請進去吧。』

我和母親及老女傭三人，由號房領到診察室的前面。一會兒，三妹的同學柏店等亦從診察室配藥室裏迎出來，伊們很熱心地領我看房間，替我交我。

三層樓上，一個小小的雙房間，兩張小鐵床。一張是病人睡的，另一張是陪伴的舖子。母親做我的陪伴，伊在裏位，我在外床。我們都是初嘗住醫院的滋味，感到十分的不舒適，有使人難耐的不方便。比如便器，這

也是經過五六次的叫喚，使人急得哭出來才拿到的。午後要睡覺，而蚊子頗厲害，收拾病房的女傭却偏遲遲不拿帳子來掛，當護士長走經房門口過時，我連忙叫住伊，說：

『我要睡而蚊子鬧得凶，請你叫人給我掛頂帳子。』

『帳子？晚上總會給你掛的。』伊撐一撐肩骨，注視了我一下這樣說。

『但是，我不能支持到晚上才睡覺喲！』

『現在不是睡覺的時間！』伊沉下臉，這樣訓斥一句，抽脚就是，我也忍不住冒起火來，質問道：

『這是病室的規則？晚上才是病人睡覺的時間？』

伊不理睬我，鼓着嘴鐙鐙鐙地走了。接着是一陣的追逐聲，一陣的笑語歌唱聲；尖銳的呼喊聲，二樓和三樓的女傭的震耳的破喉相罵聲，……：鬧得簡直使人頭痛欲裂，晚來，人聲漸息，接着是蚊子的飛叫聲、老鼠的嚙物聲；勉强熬到黎明，女傭們的一聲推進門來，接着便又是掃地拖椅聲，鉛壺鉛桶相撞聲，擊鼓似的脚步聲……：好了，好了，沒有進醫院時，發愁得睡不着覺，進了醫院後，擾亂得更使人不能睡覺。

從前，以爲住醫院是一件有趣的事：安靜其睡眠，清潔其飲食；有輕手輕脚而細心周到的侍者，有溫和體貼而深明病人心理的看護。尤其舒服的是病人發一點小脾氣也不在乎。然而，事實是並不如此，至少我所經過的事實，可以說恰恰相反。那時我很悔不該來嘗這住醫院的滋味，我想在這種地方發病，准會把病發長大起來的，我既不希望生病，又何苦來呢？因此就向母親提議：

『我們還是回去吧，這種又吵鬧，又不便的生活，實在使人難耐。我不願再住下去了。至於生產，我自信是不會怎樣的，因爲我的身體强健，什麽毛病也沒有，以前請醫生檢驗時，也都說是好的。』

不知怎的，在那個時期裏，我的性情變得特別的焦燥，極易生氣。也曾想堅決的試試看，母親叫我忍耐着，伊說既來了，總得過了那個時期再回去。在老家屋寬人多，用具皆備，有事比較喊得應，而在這孤單的異鄉，要緊要慢，有誰行動，住醫院有醫生負責，總得放心些，伊這樣感傷地

勸住我。同時院裏的幾位朋友也說日子迫近了，還是再耐一下爲是。

『那些死在院裏的人，大多是臨危來院求救的，住院終歸是安全得多，而且你是初產。』伊們又這樣警告我。

伊們走了，獨自靜靜地躺在床上思量，閉上眼，看見一個個難產的婦人，奄奄一息的被抬進醫院裏來。醫生蹙額搖首說：『遲了，遲了！』好像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我心跳，我寒慄，一時往日所看的小說中的各種的死，都一齊擠進腦來，連忙滑碌坐起來，爬下床去寫信，寫日記，趕跑那些鬼影子，自此以後我就不再說什麼，默默地，默默地停留在那裏期待着。

果然，第三天的午後，正式的陣痛開始了。

母親當看護來領我進分娩室時，伊急青了臉，用伊那在發抖的手攀住我的肩，附耳叮囑道：

『記住：到那時候，眼睛閉着，不要看！』

『曉得的，你放心。』我姑慰之，這時我的心境好像是「廣寒宮」，很清涼，什麼也沒有。只覺得讓母親獨在那間房裏太寂寞，而且伊是太爲我担心，於是我說：

『媽，我到分娩室去了，你獨自儘在房間裏是太氣悶的，可以隨時走出房外，朝窗外看看；我馬上託人打電話叫三妹來陪你。』

『我？我是不要緊的』。伊紅了眼睛，聲息很生硬；一會伊又忽有所悟似的說：『是的，叫你三妹馬上來，來照顧照顧』。因爲三妹是學產科的，母親認爲有內行的自己人在，可以放心一些。

母親是相信算命的，據說我的命「犯紅沙」，生產時見到自己的血便會有危險。好在犯得偏，假使是正的，那一定會死，因此母親帶着憂懼不遠千里而來，看護伊的女兒受難，算命的也曾說道，母親自己在這一年內忌進「血房」；否則，許會有災禍。所以伊沒有跟我進分娩室，因此伊更担憂，更担憂。

走進分娩室，室內的助產士和看護便扶我爬上高而硬的產床，倒臥着由伊們擺佈：洗滌，灌腸，手術，簡聽。這時我却暗笑起我自己來：這好像是遊戲着上斷頭台，又好像是殺豬玀呢！瞧瞧那助產士又唔唔地說：「

像煞有介事」！

醫生剛替我檢視完畢，母親就來了。伊在門外間，我告訴伊現在我一點也不難受，真的，現在我反而很平靜起來。陣痛是很輕微的，每一陣痛過去時，便和伊們談笑自如。心想，生產何嘗是一件可怕的事，是女子的難關呢？那也許是過分的宣傳或想像呢？現在我不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嗎？雖然恐怖心情，也會慢慢地襲發來過，可是，我不想它，竭力的排除。一面對我自己默默地大喊：一點也沒有什麼，一點也沒有什麼！痛苦，危險，那統統是謠言，謠言！

助產士告訴我，在陣痛開始後，能在地上走走，那可以快些生的，我想道是很容易的，何樂而不為呢？很高興地連忙下床來慢踱，看幾個實習生做棉花球，和伊們東東西西的談談，讓時間快些過去，避開那恐怖的影子。

原來室中已有一產婦先我躺在床上了。在初沒有注意到，踱着，忽然眼前呈現着一個大肚子，有不能默忍痛苦的樣子，雙手向上緊拉着床頭的欄干，床上格格的震動着，伊的雙腿抽筋拔骨似的，伸縮皆非。伊咬緊着牙齒，發出忍而不能，上氣不接下氣地慘痛的呻吟聲。我大吃一驚，不敢再看伊，連忙向後轉，姑且自己安慰自己：喲，伊的身體太不健康了，臉色是那末焦黃。大約伊還有另外的毛病吧？不然那會這般難受呢？我，我大約是不致有如此痛苦的吧？是的，我相信我是不會的，我的身體是多強健喲！其他的毛病一點也沒有的，或許我是很容易。——但是，唔，母親生小弟弟時，三天兩夜，伊那慘痛的喊聲……還有，阿姊生第一胎，不也是三天，死而復生的嗎？生產也有遺傳的關係嗎？或許……或許我也是很……不，還是這些壞念頭會壞事呢，為要避免關於這方面的胡思亂想。又故意去和那兩位實習生攀談。在室內慢踱着，看這看那，玻璃櫃裏的許多鉗子刀叉等等，一眼看過，也不問關於那些的用處。

母親在門外張望了不少次，伊耐不住了，走進室來。

陣痛漸漸地加緊來，晚飯想不吃，打算讓肚子空空了再裝下去。母親用很鄭重的口氣說：

『要吃的，否則沒有力氣。』

『力氣？也要用多大力氣的？』

我懷疑起來了。

『是的』伊說，『吃得下就多吃一點吧！』

『好，吃得下，吃得下！』我興奮地拿起伊盛的一碗粥來吃。伊站在旁邊看着，看到我的碗裏只剩最後一口了，伊那瘦骨條條的手就伸過來等着給我盛。一碗，一碗，大約已吃了四碗了吧，並不是吃足，不過肚子太脹了，而且也似乎有點難爲情，姑且算吃飽了。母親，在伊的蒼老的臉上露出笑顏來，說：『是的，多吃一點總好些。』

晚飯後，陣痛由五分鐘一次，進而四分三分鐘一次；漸由可耐而進到不可耐了。高臥在又硬又凹凸的產褥上，每一陣痛來時，也要雙手緊緊拉住別的東西，還是把握不住似的震顫，無論如何也耐不住不喊的斷腸折骨似的酸痛。三妹和伊的同學，伊們都爲我歡喜，說我的陣痛有規則，有進步是很正規的好現象。而那張床上的伊的陣痛雖劇，但老是隔得很久才來一次，伊們說：我一定是比伊早娩出，雖然遲發動了兩三小時。據伊們的估計，當晚的八九點大約可以完事。我很高興，我的身體似乎輕鬆了許多。心想，這三四小時總可忍耐的。便咬着牙，握緊拳，努力忍耐。但是，陣痛來時，肚子絞結痛，筋骨摧折痛，肚門鎚擊痛……任你怎樣忍也是忍不住的哭喊起來。

母親哭喪着臉，哀求似的說：

『啊喲！耐耐呵！不要喊得太用力喲！多喊便氣抽上來，胎兒更不易下去呢。』

我聽母親的警告，不敢再喊出來，蒙住嘴，咬緊牙，發出唔唔的窒息聲。這樣更是難受，馬上會斷氣似的。醫生說：

『你忍不住就喊出來吧。』

我又大聲喊了出來。

喊，喊，已是喊了四個多鐘頭了，不但沒有如伊們所料的「完事」，而且胎兒依然弓似的側在腹之右半，並未稍低。幾位要幇忙的產科朋友，見前半夜無娩出的希望，安慰我了幾句，也就一個個的去睡了。

我失望的仰臥着。

母姊受過生育的絕大痛苦，莫非我也就不能例外！天成的，命定的，不可以人力挽回的嗎？爲什麽伊們一點也不替我設法縮短時間，或減輕痛苦，而對我的慘痛的喊聲是苦無所聞

，倒頗自在談笑呢？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痛了這麼久，還是一點也不低落呢？………

對過那張床上的產婦的喊聲，更是悽慘而可怕了。助產士拖了電燈去一照，「出來了！」向醫生這樣報告。醫生隨卽走近前去。仔細檢視的結果，說不是胎兒，而是子宮脫出。

『畸形，畸形的。恐怕不易自然娩出，要用手術呢。』一位年事較長的女醫生何先生這樣說。

『先生，快了沒有？』產婦待陣痛過去，惶恐地問。

『沒有。你有毛病的啦。以前生過什麼毛病的？』

『沒有。我天天做生活，做得很吃力。昨天也還是到外面去做生活的。』

『唔唔，是，許是過勞的緣故。』

『先生，有危………』伊又痛得說不出話來了。伊的喊聲裏，帶着絕望的悲音，何先生寬慰伊道：

『你放心，不要緊的。』

伊們商議着用手術的時間和步驟；議決，再等一會看情形。那產婦陣痛過去了，伊帶着哭聲說：

『先生：爲什麼這樣苦的？我再受不了了！』

『要孩子，這番苦總得受的喲！』一位助產士嘲笑地說。

伊們坐着靜聽我們的格格震顫的痛絕的號喊。久而久之，我們的慘喊變成了伊們的催眠歌，一個個打盹了。

『現在是幾點鐘了？』我問，我打攪了伊們的打盹。我不相信自己的手表，以爲這該是後半夜了。那知伊們的手表比我的更慢一刻，才是十一點正呢，身體是這麼的痛苦，時間又是那般的過得特別遲慢，唉！什麼極刑是比這更刻毒的呢！？

『何先生！快沒有？現在怎樣？』我實在耐不住了，希望伊們替我用點心思，想個辦法，何王兩醫生聽到我這「奈何天」的叫聲，伊們跑過來，看看，聽聽，摸摸，捺捺，還是這套花樣，我焦急地向：

『怎麼樣？』

伊們瞧瞧我。遲疑着。

『不行了吧？』我帶着悲憤地追問。

『不，』王先生微笑地說，『甚麼診狀都好，只是胎兒的頭摸不大清楚。但不像是「足體位」的。』

『脚在下的？』我下意識似的喊

問，好像是『完了！』記得有人說過，脚先出來是危險的；我有個親戚便是那樣死了的。

『不，頭在下啦。』三妹也來掺一會，說，『就是「足體位」，也是生理的。』

我知道三妹並沒有比何王兩醫生高明，亦不過伊比較了解我的心理，是特意寬慰我的話。

『那末，究竟是怎麽一會事喲？這麽厲害，這麽久，胎位還是一樣的高呢？』我痛苦地問，我想這一定是不尋常的了。

『這，這是奇怪的，』三妹苦惱的說，『照你這樣的劇痛，普通只是在最後的數小時，莫非你的感覺特別靈敏？』

『感覺特別靈敏？』這意思不是說我是故張聲勢的嗎？天曉得！天曉得！我憤怒地喊：『三妹！』

『不要緊的，初產婦總得吃苦些的。在二十小時內是不算難產的呢。』另一位助產士滿不在乎地說。

殘忍的傢伙啊！我無可奈何怒的視伊一眼，轉問三妹：『平產也有這二十小時的？』

『有是有的，不過，劇痛時間這樣長是少見的。』三妹說。

不時聽着手表，聽聽牠的聲音；那兩枚針好像是快要不移動了。

焦急，十分焦急！

就算是二十小時吧，腦子裏在計算着：已過去了十二鐘頭，還有八小時。在過去的十二小時中，有一半是可耐的痛；在未來的八時，其苦定是有增無減的，怎好？現在的這種無可形容的劇痛，已是半小時也當不住了，怎能再支持到八小時之後？

『先生！太難受了，我再也當不住了！請求你們給我減輕或縮短痛苦吧！』

『這樣好的。』伊們肯定的說，『要痛得緊才好呢；若是陣痛停止，那可眞危險了。』

『危險也吧，我是不能再支持的了！』我痛苦地說，我是情願死的。

『任何人的母親，都曾吃過這層苦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有耐着吧。』

我聽到伊們說這些話，憤怒地喊：

『這是什麽世界喲！這種極刑竟無法補救！』正想跳起來，有點什麽作爲，但是還沒有動彈，而陣痛又來

了。

就這樣任憑我痛下去，痛到最後一口氣為止嗎？我犯了什麼罪，要受這種慘酷的極刑？所謂科學家，所謂醫學家，究竟是什麼東西，這種女人必經的痛苦，不加補救，反去創造許多殘殺出女人痛苦出來的人羣的器具，這是多「豈有此理」啊！有人類以來便已發達了的這種猛烈的病痛，怎麼到如今還沒有發明一個方法來救治和防免呢？這是何等不應該的喲，……太不當女人的苦痛是一回事了……越想越氣憤。這時我要活了，我要向他們復仇；我卻視站在旁邊的那醫生，正擬用我的憤氣噴伊的面，可是劇痛又來了！右腹弓似的鼓得鐵緊，肛門鎚鑿，直腸就要脫出，筋骨就會折斷似的不能形容的痛起來，雙腿麻木了，兩隻手急急向上去拉住床頭的欄干，好像是上刑具，好像是正在被宰割，無可忍耐地嘶喊了。

『李先生！』老女傭徐媽着急地在門外叫，『不可這樣呢，氣抽上來是不好的，要忍住哪！』

『徐媽！徐媽！我忍不住……！』

待陣痛過去時，我悲傷地告訴，伊那悲抑的顫聲告訴我伊的同情和關切。我想老徐媽的經驗很豐富，或許比那冷酷無情的醫生們為有用；或許伊有法子使我減少痛苦。我說：

『徐媽，你進來！你知道有什麼法子嗎』？

『我不好進來，李先生，你不要急，先生會有法子的。』

『咳！先生……』我瞥一瞥醫生們，嚥下一口氣，轉為求救地喊：

『我實在受不住了呵！』

這似乎是可笑的，有專門的醫生在場，還要求救於無知無識的老女傭，其實是那時痛苦壓迫着我，無可奈何的發生出這一種妄想。醫生的那副冷靜無情的神氣，使我失望。心想，醫生卽使是有法術，他至少也是個殘忍的東西！遠不如老徐媽之對我親切關心，伊會告訴我不可多喊，醫生，他告訴我了什麼？

夜午，伊們會料比我難產的那個「畸形」的產婦，經過數分鐘的跌入深井似的屏息，伊的孩子哇的一聲跳出母體了。此後，我便失却了同調，單聲獨喊。

伊—那個產婦安靜地躺着，問醫生：

『先生，男的還是女的』？

『是女的，女的也好的呵。』一位醫生說：

伊默然。既而很失望似的嘆了一口氣說：

『我們是窮人，要做生活的。若是男的，那自己忙的時候，阿婆高興還可幫忙領領，女孩兒他們是不願意的。』

『不會的，這是頭一個哟！』助產士很有把握似的肯定地說。

『不會的！』伊這低微的嘆息聲音裏，表示出先生們不了解伊底痛苦的悲哀。

『女的——至少是使人間又多一個無罪受極刑的！』我暗暗地為那未來的慘劇的主角而嘆息。

伊被抬到調養室去了，室中空寬沉寂了許多。

何醫生走來看我，叫我睡一會養養神。

『如何能睡呢！』我很生氣，伊們對我底痛苦不能體會，假使伊們不是操我的生死之權，那一定直罵出來，一點不客氣。

伊們要走了，我又喊住伊們——

『諸位先生，就讓我這樣下去？是不是沒有辦法了呢！』

『你的診狀都好的。痛得緊原是好現象，無設法的必要。你鎮靜一點吧，最好是能夠睡一覺。』伊們抑制着厭煩，很勉強地說，伊們還以為我的痛苦是故張聲勢呢。

兩位醫生走了，助產士和實習生也漸漸地和睡眠接近。衰弱多病的母親，我們不忍伊的慈心被這種慘喊震碎，哄伊離開分娩室睡覺去。慈母走了，三妹也打起盹來。只有高臥在那硬而不平的產褥中的我，剛和睡眠相近一點，而陣痛就又來。在那靜寂的燈下，「啊…唷…啊唷……啊…」聲與「格格格……」的床震聲相和着睡既無望，且來試試怎樣一來，可使痛苦減少，當陣痛的過去未來時，緊按着肚子，想移動身體，變更臥位來試試，能否好一點。老天！剛移動了一點點，突然又是脫腸折骨地痛起來了，去幫助腹部移動的手，竟不及向上去拉床頭的欄干，兩旁的床板又太低而不着力，便亂抓亂摸，那知抓着的是不着力的墊子。幽！無論如何也把握不住，甚至喊也喊不出來了。心想，這可「完了」…………想叫醒三妹，但張着嘴，任何怎樣用力，都不能使聲音衝出喉來。此後，也就不敢

再變什麽花樣，只期待着死神的降臨。

好容易天已發白。助產士從容走來同樣的捺捺，聽聽，摸摸，默然無語。三妹也醒來了，揉着眼朦朧地問：『現在怎樣？』

『還是昨晚那樣。』助產士沒精打采地說。

這時母親來了，伊聽到我的喊聲，擦着已是紅腫了的眼睛嘆息着：『唉！老天！怎會這樣痛苦的！』

『怎麽醫生也沒有什麽藥，任你硬撐的呢！』伊苦悶了一會，也埋怨起醫生來。

『姆媽！』我悽悽地叫，竭力抑住悲傷。

母親顫顫的手，緊握着我；但伊的視線不時的避開去。

『姆媽！』我又這樣叫伊一聲。

『你……？』伊的老淚再也抑不住地又滾了出來，伊以爲我或是要說什麽「臨到遺言」了。

『媽，沒有什麽，不要緊的。』我苦笑着這樣安慰伊。伊以點首慰我。

三妹出去了一會，回來已是眼睛紅腫了，哽咽地說：

『打電報叫姊夫來好不？電稿已擬好了。此刻發出去，大約他還可趕上七點五十分的滬杭快車。

『好！』我的淚珠隨聲而落。以前我沒有落淚，在陣痛的過去未來間。這時候，一陣死別的悲哀侵襲着我，我心碎了！暼見母親在旁，又只得竭力抗拒這種悲哀，故問母親：

『夜裏睡好嗎？』

『好——沒有睡着過。』母親低聲說。

『徐媽呢？』

伊也在這裏宿的；現在出去了，去……』伊不便說出來似的，我急問：

『伊到那裏去了？』

『替你拜佛求籤去。』

『有什麽用呢！』又是一陣悲酸侵襲了來。

『沒法了試試看哪！』母親哽咽地說。

我含淚點頭。

三妹竟拿了徐媽從神廟裏求來的香灰給我吃。伊說到了無可奈何時，迷信無謂之事，也只得依行了。伊告訴我，徐媽替我許了愿，神佛說今天小孩一定會下地的，叫我別愁急。學西醫而性頗固執，平時中藥也否認的

三妹，居然也聽從老女傭的話，給我香灰。我想我許是不會有救了。

『三妹！快去請醫生來，究竟怎樣給我一個確切的診斷喲！假使是無法救治了，那末讓我快點死去吧』！

這時候，我的嗓子是啞了，每痛輒氣斷眼反，和死更其接近了。奈手頭無自殺工具，有，我情願死！

醫生來了，同樣地聽聽，捺捺，摸摸，噓了一口氣說：

『怎麼說是和昨天一麼，一點變化也沒有？』這時伊們才知道不是普通的好現象了，何先生給我再度的檢查的結果，原來胎兒的頭歪了。伊伸手進去糾正一下，這一來，我的眼睛似乎明亮了些，以爲此後定可如水之就下的了。枉受的痛苦，已是過去，現在得救，也便一樣的快慰。精神也好了點，然而，陣痛却還是一樣的斷筋折骨似的痛下去，十點，十一點，

……

又是伊們的午飯時候了。我還是痛得死去活來，胎位一些也沒有變化，啊喲！我實在不能再支持下去了！經過二十多小時的粉身碎骨似的劇痛，瘋狂似的叫喊，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消耗殆盡了。每一陣痛來，氣逆眼黑，使盡氣力才得喊出聲來。可憐的母親，滿臉淚痕，再也忍不住地喊：

『先生！應該用點什麼接接力喤！你們看，氣都轉接不過來了！』

醫生大約是不懂伊的土音，對伊看看，並不作聲。

我憤怒已極，想不再顧忌地罵出口來，可是，我已不大能說了。

『你……你們還……是不能救我，還是……不救我？……』這樣斷斷續續地說到這里，便再不能繼續下去了。

何醫生走過來，握住我的手，溫和地安慰道：

『現在已低了些，放心，再過一會，我們一定替你解除痛苦。』

『再過一會！』我絕望地閉上眼，我不再向伊求救了。

醫生並沒有說我該吃點什麼，母親徑自蒸了參湯，一瓢一瓢送進我的口中來，當我的陣痛過去未來時。

不知在什麼時候，醫生又溜走了。

我要三妹拿止痛的藥來，伊說不能止的。我堅決地說：

『我情願死！情願死還有什麼不可以呢！』

三妹轉過身去拭淚，當我陣痛痛昏去時，伊已倒在另一張床上號哭了。伊們去勸伊，說這樣是會使我和我的母親更難受的。伊孩子似的大聲哭嚷着：

『我再也聽不下伊這般的慘喊了！……』

伊們勸不止三妹的號哭，又跪過來安慰我，伊們說：

『沒有危險的。何先生的經驗很豐富，伊曾在日本幹實習工作十多年，伊二十年來都是在分娩室中過生活，你的三妹還是孩子氣……當然，你這種情形，我們見了也很不安慰，好在現在已低落下來了，你放心，何先生是很有把握的。』

『是，死我不怕，就是現在此刻的痛受不了！』

的確，我當時一點沒有想到什麼是比那「痛」更難受，更可怕。伊們都只是看別人，沒有身受過，所以伊們是不會體會到我的難當的，總以為我是怕死。其實，經驗，只看別人受痛苦的醫生的經驗，只不過是殘忍的因子。可以說，他們的經驗和殘忍是成正比的。

三妹哭止了，我又催伊去拿止痛的藥，我不想信科學昌明的現代，對於這種痛苦竟沒有一點辦法。就是沒有，我也要逼他們去加以思索。我要用我的最後一息之氣來為過去的母親們喊冤，為未來的女孩們求救，我要給所有的醫生們一點刺激，使他們感到該有解除此項痛苦的辦法。

我逼着三妹要藥，三妹不得已，緊追着何先生，要伊開方。同時要求伊坐到分娩室裏來多聽一會那慘悽的喊聲。

一會，藥來了，人也來了。

『你的診狀是好的，照理是可以不用別的什麼的。』何王兩醫生這樣說着，就坐在我的對面。

三妹給我喝藥水。

『是止痛的？』我欣慰地問。

『是，喝後可以使痛減輕。』

『喝後多少時見效？』我切望馬上見效的。

『唔——可以稍輕一點，完全停止是不可以的。』伊遲疑地說。

喝下藥，許久，許久，並無一點異樣。我失望，我又憤怒地責罵三妹：

『你們究竟搗的什樣鬼？並沒有給我止痛麻醉藥！為什麼不讓我死得

好一點呢？殘酷！殘酷！……』

三妹苦悶地憤氣地說：

『止痛麻醉不可以的呀！』

『那末給我喝的是什樣？』

『是鎮靜劑。』

我想伊們一定是不會有辦法的了，死不得趕快。這是自己來結束自己吧。準備着，在痛來氣逆時，索性不讓氣轉透出來，氣斷，就讓牠永遠斷了吧。正要依照這般打算對付時，倏的閃出那生之神來向我招呼：無論如何，不能就這樣地死去啊！預備增加一個，反而減滅一個，這豈是維持人類社會之理？有辦法的，該有辦法的，這種困難都不能解除，科學醫學是在幹什麼呢？……假如，假如就此結束了，那你的年邁多病的母親，伊能受得起這打擊嗎？而且他也還沒有回來，你總不能不和他見一面吧？活着吧！活着！想做的一切，都要靠活着去幹啊！生之神這樣對我大聲疾呼。但，陣痛來時，牠又馬上退走了。

『急死人的！姊夫怎麼還不來呢？』三妹急躁地嚷着。

『現在已是二點了，就是乘九點車也該到了啊。』我看着手表失望地呻吟着，『電報莫非也會收不到？接到電報還不馬上動身？……』

『死人！死人！接到電報還不馬上動身！』三妹十分氣憤地罵起來。

『總該是馬上動身的，不知會……』我這樣辨解着，一時種種可怕的不幸事件，在我的腦海裏一一浮現起來，他病了，他在呻吟在病榻裏，校工送給他一個電報，他大吃一驚，更是欲起不能，他在喊着，「我們同走吧我們同走吧！」……。他接到電報馬上動身，忘掉帶車資，查票的不許他乘坐，他又焦急又憤心，竟和查票的打起架來，打得鮮血淋淋，被抬到局裏去，被抬到醫院裏去……。他趕到車站，車子已是開動，他十分慌張地追跳上去。可是，啊，跌下來了！倒在軌道上……這樣一幕一幕地接續着出現，而他又是遲遲不到，我想莫不是真的出了亂子？叫三妹再打電報去問個究竟吧，——但是，曉得了又能怎樣呢！思念至此，又忍不住湧上淚來，好在凶猛的陣痛，牠能驅除我的一切思念。當牠在場時，什麼都不敢探進我的腦海。

醫生雖然換了昔來，似乎沒有看，伊們坐不到一刻又站起來，伊們竊

議着。我寬慰了許多，知道伊們已在注意我的受苦受難了。伊們很細心地替我看了又看，聽了又聽，摸了又摸，說胎兒聲音還好，脈膊也好，只是微弱了一點。伊們又給我變換臥位，再給我灌腸。然而，終於無補我與時俱進的身體的不支。喊不出聲了，看不見人了。隱約聽到母親悲抑的喊聲，想應又應不出來。就是劇痛過去了，也像是在濃濃的月夜裏，只模糊的看見人影浮動，隱約地還聞人語。

『受不了了！』我竭力拼出這低微的呼聲。

最後，醫生動手來刺破「泡脹水」，許久，也還是一樣的無進展。我要求醫生從速來處置我——施用手術，除去肚中的惡魔，不管死活。醫生似乎無決心，遲疑了一會，默然走了出去。

三妹也認為何王兩醫生無決心，少魄力，伊說：

『還是去請產科主任來吧，他是有名的產科醫師，比較可靠。』

『好。快請了來吧！』眼前立即閃出一道光來，興奮地催促。既而又顧慮地問：這兩位不會見氣嗎？』

『不管！誰叫伊們這樣猶豫不決的！』三妹很憤氣地說着跑出去了。

『是喲！』母親透一口氣說，『那裏可以任憑你痛得死去活來都不想另外方法的呢！』

我們急切地期待着，期待救星的降臨。

『怎麼？來嗎？』母親見三妹進來，急迫地搶問。

『沒。』三妹搖搖頭說，『打電話去請，主任回答說他的父親就要斷氣了，他不能離開。請何王兩醫生從速來施行「穿顱術」，這樣犧牲小孩，母體比較安全。』三妹當即將主任的話，轉告兩醫生。兩醫生說：

『是，我們原也預備用手術的。不過，因為診狀並無不好，想再等一會看。現決於晚餐後施行吧。』

照醫院的規則，凡施行手術，須由家屬先填具願書。伊們說應該等他到場簽字的，我用力喊道：

『為什麼一定要他簽字呢？他不來，不來又怎樣？』

伊們不作聲。

六點了，他還是沒有到。我的眼睛更是模糊了。用勁地看，發現那對面牆角，有幾個黑影在浮動；漸漸地移近來。知道這是自己過於疲倦的緣

故，閤上眼休息一會。但，再開視，還是有，而是一個可怕的鐵面孔：像雙石獅頭，像是戲台上的魁星，呵！那是死神吧？死神已在等候我了，開，你怎還不來？你不願和我作最後的一面！？…………

『三妹！開不來，算了吧，願書給我自己簽字，或者，』說到這裏，氣接不上了，休息一會，再繼續說，『或者給母親打個指印。快！我…………絕對不能再延…………』

『好，我再去交涉。』

伊們固執着「從夫」的觀念，不肯給我自己簽字，更不肯給母親押印。我氣極，我竭力地喊。

『等到什麼時候呢？…………惡魔…………殘忍的惡魔…………』喊聲由低微而無聞，僅在喉間顫動。

『來了，醫生此刻在吃飯，馬上來啦。』助產士說，伊似乎看出我的極端的苦惱與憤懣。

『好了，醫生吃完飯就來用手術。』三妹從外面跑進來，得了什麼勝利似的說，『已由我簽了字，答應了。』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我竭力支撐着，不讓那一線微弱的氣脫下去，急迫地盼望着醫生來動手拯救。然而，伊們遲遲復遲遲，三妹也急得什麼似的，又跑出去催促了兩次，伊們才從容慢步地談着走來。

醫生來了，我的精神稍爲提起，連忙向伊們懇切地要求：

『先生！請千萬給我上「蒙藥」，不則，我是吃不下去的！』

『唔，曉得，曉得。』何先生頻頻點頭。

『還有，用「穿顱」啊』。

『看吧，在可能範圍，總得希望母子雙全唦。』王醫生說着持着聽筒來聽肚子。說孩子的聲音還是清晰的，應該用鉗子。伊又聽了我的心胸，摸了脈搏。

『沒有心臟病：脈也還好。』伊報告。

我用疑慮祈求的眼光注視着伊們，希望知道究竟怎麼辦。

『沒有心臟病就可以上蒙藥。』

三妹向我告訴。

『那末千萬叫伊們要給我上蒙藥呢。』

『你放心，這是會用的。祇是伊們的意思打算用鉗子，可以顧全胎兒。這樣母體可加苦了。』

『三妹，不要顧慮其他，快快來解除我個人的痛苦就得！』我用勁地說，但三妹還要側過頭來才能聽到我的話，伊將我的意思轉告醫生，而醫生似乎仍不首肯。

『穿顱！』我狠命地喊，『穿了他！我…………不能再爲他吃苦了！殺…………殺了他吧！殺…………了…………他…………』我的話由斷續而至發不出聲音。一雙祈望援助的眼睛望着三妹，三妹接着向醫生力爭道：

『王先生，用穿顱吧！否則伊的身體恐不能支持呢。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還要留孩子，穿了算了！』

『你們說不要，他的爸爸，他的祖父祖母會寶貝他的喲！』王先生玩笑似的說。

『穿了他絕對無人說話。』三妹肯定地道，『他的父親是不愛有累人的孩子的。他如在此，看到這種情形，比我們還會更堅決地不要呢——穿顱吧，大人已是太損了。』

『好好的孩子殺了，這於人道主義上說不過去吧。』

『其實他是無罪的。』何先生也跟着王先生補充這一句。

『孩子是無罪的。』我承認這話。但我依然堅持要用穿顱，並且聲言如不用穿顱，就是取出了，也還是要殺了他。我想留他存在，至多不過是作我日後一個痛苦的記憶，我不會喜歡他的。與其將來討厭，不如現在不留，免得許多的麻煩。

室中約有二十多人，其中的大部分是在忙着預備施手術的用具。醫生也捲高了袖子淨手消毒；指點用具的配置。這時的我，安靜地期待，前途怎樣，一點也不去顧慮。專心一意地盼望伊們迅速來動手——動手解決我的痛苦。

『不要怕呵，這是時常有的事，不會有危險的。』幾位朋友撫摸着我的手，這樣慰我。

『不怕，』我苦笑着說，『除了切盼解除痛苦外，我什麽都不想到。』的確，我已將生命完全交出了，只急迫地等候着伊們來將我擺佈。

七點半，伊們一切都準備齊全，大家圍繞攏來，室中空氣驟然緊張，語聲低而鄭重。待陣痛一過去，伊們馬上動手，把我的雙眼左右撑架着；站在我頭後的帶着口罩的那人，伊將爲我上蒙藥。——伊，前天曾在病室

裏和我吵過嘴的那看護長！前天和伊吵嘴，今天伊是來上我的蒙藥了！假使要捉弄我，也只好任憑捉弄了！……我正在對伊——看護長——作種種推想時，伊以紗布來遮蓋我的眼。然後用什麼粉似的向我額部撒來，馬上使我滾入另一世界裏去。伊們的語聲漸遠漸遠，以至於無聞。忽然跌落一個所在，像是故鄉，像是醫院，像是學校；像是村落，只見一羣村婦，女傭，在哇啦哇啦的點指相罵，罵聲震耳。有許多看熱鬧的人，探頭縮腦，吃吃的笑。更有一種轟轟的天地震動聲，吃轟吃轟的機輪旋轉聲，……我也放大了喉嚨說話，但是，那些聲音過雜而高，竟使我無法聽到我自己所說的話。惡罵聲和輪轉聲漸漸遠去，忽聞什麼地方「撲」的一下，肚子一空，接着便是一陣鼓掌聲。這時我已如夢將醒，微開自己的「唔唔」之聲，覺得腿上有針刺來似的疼痛。說是胞還沒有下來，又在頭上施了些蒙藥，使我重入夢境，不過這次有點覺得伊們對我的動作，一會就醒回來了。伊們叫我唾出口中的唾沫，我便唾個不休，惟恐唾不乾淨留爲後患。據說蒙藥是損腦的，上過蒙藥的人，記憶力會減失。『以後我還是活在這世界上，沒有記憶怎行？』在我的昏沉模糊的腦子裏，馬上想到了這一點。

施蒙藥的那人，揩拭我的頭額，揿去我覆在眼上的紗布。這時覺得頭腦冷冰冰，昏沉沉，如夢初醒，空氣也是生疏的。一面自己用紗布重揩頭額，一面忙張開眼來觀看伊們，試試自己從另一世界歸來，是否還認識故人。呵，伊們在對我微笑，招呼我。

『好了！現在好放心了！孩子是胖胖的。』伊們這樣歡呼。

『多謝你們呵！』我從模糊中選說了這一句，並答以微笑。

『開來了沒有？』突然又問。

『沒有。』三妹說。

覺得自己已是另一個人，不是從前的我了。有一種說不出的異樣的感覺，模糊，懸空，一切都沒有把握。看見母親和三妹，也懷疑起和伊們的關係。用了一個勁，才妄擂地喊出「姆媽」，「三妹」的聲音來。母親堅握住我的手，驚魂未定地說：

『驚死我了！啃！——多謝這些先生把你救起來！』

『三妹，謝謝你！』我鄭重地向

三妹鳴謝。我覺得若不是伊着急，催逼醫生動手，或許這時還在慘喊，或許已長辭人間了。伊則指着其他許多人說：

『該謝謝伊們呀，伊們也是多擔心幫忙的啊。』

『謝謝你們，辛苦了！』

『不客氣，這樣才放心了；小妹妹也好的哩。』伊們說。

『爲什麼不殺了伊？』我還是你恨未消似的，這樣固執着說，『我不要伊！』

『爲什麼定要殺了伊呢，又不是伊故意的事。將來不要太寶貝了就是！』伊們說着哈哈笑了起來。

『太苦了啊！』我想女人是痛苦的，「痛苦」又何必要繼承呢？很想將這個意思說個明白這時的腦子雖然漸漸清明起來，但是還有些昏昏沉沉，冰陰陰，力疲喉啞，言不盡意。

醫生和其他幫忙的人陸續走出去了，室中只留着母親三妹和實習生。

伊們叫我安靜地睡一覺，但我不但不能睡着，眼睛也閉不住。雙珠不住地凖對着面前光度很强的電燈，雖然知道這是產婦所忌的。

頭腦冰冰，肚子空空；肛門依然有點「裏急後重」的樣子。在那硬而凹凸的產褥上和絕大的痛苦周旋了三十多小時，全身筋骨早已酸痛疲乏得不能動彈。自己也知道是該睡一會的了，然而，剛剛有點睡意，而那先前一般的劇烈的陣痛重又襲來，馬上驚醒過來，便不敢再有點睡着。更在不自覺中，雙手突然向上去拉那床頭的欄干，覺得手是適合於朝上的，朝上拉着身體才會穩妥舒服。阿嗚！腦神經已失却它的往日的權威了。

母親和三妹也都倦極睡着了，室中靜悄悄地，强光度的電燈凖對着我凝視，將來的一切開展在眼前，孩子，家，吃，着，用，…………要我終日努力用心在這些上面，拋却往日的所學和所好，丟開所有的理想和企圖，像所有有了孩子的朋友一樣，過着繁瑣的，苦悶的，無聊的，庸碌的，無意義的，沒出息的如母親所過了來的那種生活？不，我不，我抗拒這些纏繞，我迴避，我不落一般女人所落的圈套，我決然丟下孩子避開家，我要去努力做點比較有意味的成績留存人間。孩子，伊的母親爲伊已受夠了，夠苦夠損失了，以後應由伊的父親去承擔伊的一切。……開不來了？也

好，讓我做一個單槍獨馬，挺身直前的壯士吧！——上過蒙藥的！上過蒙藥的頭腦，受過這場極刑的身體，將來還是很健全嗎？萬一心身因此損毀了，將怎樣做人？又活着幹嗎？……

『來了！』突然有人推進門來，這樣一聲，接着出現在床前，打斷了我的不絕如縷的思想。

三妹醒來了，伊跳起來埋怨道：

『死人！現在才到！』

我默默地，淚珠一雙雙溜左右耳根滾下去。

『我以爲我們是要不見而永訣了！』

『嗯？你說………？』我的聲音太微弱了，他沒有聽清楚。

我默默的搖頭，不願再說那痛心的話。他握住我的冰軟的手，快意似的說：

現在好了，號房告訴我的，他一見我進門便說：「好了，現在好放心的了，前些時很危急。」所以我：』

『爲什樣這般遲才來？』三妹打斷了他的話問。

『是這樣的，』他從容地報告，『電報從上海轉到江灣，我再由江灣到上海，特快車已是開走，後來搭的是快車之慢車——車到半路出毛病了，所以遲到。在路上我真急得沒法哩。』

『文，真對不起！』他又補充一句。

『沒有什麼。當我痛苦之極時，我是無暇想及你。』

他沉默着，很難受，很抱歉似的緊握着我的手。

「ㄨㄚㄨㄚ………」孩子在小床上哭喊起來。伊的父親這才想到自己已有了個孩子，做了父親了。他跑過去看了一會，說是一個小胖子，紅紅的臉，長長的眉，漆黑的眼；小手在蠕動。

『伊的母親說不要伊，父親怎樣？』一位實習生這樣向他說笑。

『我沒有什麼。』他答之一笑。

一會，孩子又哭喊起來。

『恐怕是蚊子咬伊，還是抱伊到嬰兒室去吧。』一位實習生說着跑過去抱。接着。伊就離開了分娩室。

(完)

婦女消息

一月間婦女

周巍峙

國內部

各地母親會父母會成立

北平：北平市第一社會教育區母親會成立大會，於十五日在民教館大禮堂舉行。到參加成立會之母親約共二百餘人，由民教館教學部主任崔尙之主席報告母親會成立之宗旨，略謂舊式婦女，因歷來傳流觀念，處理家政，教育兒童，迄不知改革，新式婦女不肯親身主持家政，教管兒童委諸僕役之手，皆不正當。爲此組織母親會之宗旨，卽在於此。

上海：閘北上海慈幼診療所，爲中華慈幼協會所設立，以診療閘北貧苦兒童暨普通兒童之疾病爲宗旨。除每日開診外，並免費檢查兒童體格，佈種牛痘，打防疫針，舉行衞生沐浴，分派護士歷訪民衆家庭，指導兒童衞生事宜。廿六日該診療所舉行母親大會，到閘北一帶母親六十餘人，參加兒童數目亦甚多，當由該所主任醫師黃感光女士等演述家庭衞生要點，各母親極感興趣。聞是項母親大會，定於每二星期舉行一次，藉以促進閘北一帶居民之家庭衞生。

韓嶺：鄞縣韓嶺民衆教育館，二十六日舉行父母會及普及教育先鋒團成立大會，參加者當地各機關代表男女會員小先生等，共計一百四十餘人，頗形熱鬧。首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繼由各代表會員相繼演說，闡明父母對於兒童之責任，以互勉。按父

母會會員，均爲該館民校學生家長，女會員之參加者，多四十歲以上老婆婆，普及教育先鋒團，小先生則爲該館民校全體學生。

婦女界賑災再接再勵

南京：　本京首都婦女賑災募捐委員會，本月廿六日起，每日下午二時起假座本京冬瓜市金陵女子大學舉行書畫音樂賞菊大會，共舉行四日，而以門劵收入及售書畫所得悉數助賑，（入門劵分二元一元）此次賑災會共售出書畫，連同票價所得，聞共約八千餘元，將轉送災區賑濟。

南昌：　贛省主席熊式輝夫人顧伯篛女士，爲賑濟災民，發起婦女賑災游藝會，於二十五日起舉行三日。聞收入在三千元左右云。

鎮江：　江蘇省會婦女會，爲救濟水災，組織江蘇省會救濟水災勸捐團，除分發鎮江師範學生自治會，省會婦女救濟所，鎮江商會等捐冊勸募外，省會婦女會理事徐若萍，黃宏雲，秘書汪雲倩諸女士等，更親自出發，向省府各廳長處科長主任夫人勸募。

上海：　婦女協進會，前會經募第一批賑衣一千五百餘件，今又經募第二批一千四百餘件，先後送由水災義賑會，轉送災區散放。而繼續勸募，尚在積極進行中。上海婦女協會，前在百樂門飯店舉行賑災跳舞會，外交部駐滬辦事處處長余銘，邀請各國駐滬領要及中外賓友五十餘人參加，所捐款項由余處長接收鳴謝，轉移婦女協會助賑。聞明園路上海女青年會，自發起徵集舊衣服及捐款賑助水災後，各界捐送衣服者頗多。該會現已決定將捐款及衣服等轉委各地女青年會，就地散賑，並將繼續募捐運動。

鄂新運會成立婦女服務團

◉竟崇拜四德

湖北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勞動服務團，於十月二十日假省黨部大禮堂，舉行成立典禮。來賓到會體團員共一千餘人。推名譽團長張羣夫人馬育英女士總主席，即由總主席報告意義：略謂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生活整潔，樸素，言行藝術化及生活生產化，實與歷代所傳婦女的四德：「德，容，言，工，」暗合。我國婦女歷來都受這四德的訓練，特別是在家庭生活中，可以發生很大的效力

。………本服務團的服務意義有兩種，一爲推行新生活，一面還要本新生活的精神，爲社會服務。同時各團員應當本着新生活的精神，改進自已家庭的生活，並且幫助別人改進他們的家庭。後由團長程蘊如娟致詞，旋即由全體團員宣讀誓詞如下：『余誓以至誠服膺　總理「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遺教，恪遵會長「以勞動爲天職」之訓示，於公餘業餘課餘及休假時間，爲推行新生活運動而服務，決不懈怠因循，違背誓言。此誓。』各界演說後，宣告散會。

顓橋民教館舉行主婦談話會

顓橋民衆教育館祠橋辦事處，六日舉行主婦談話會，出席張茹氏等七十人餘，由金棻林主席報告談話會之意義，兒童年之意義，以及家庭教育之重要，整潔問題與主婦之責任，情詞懇切，聽者動容，末由各主婦間互相猜謎，說笑話，吃糖果，盡歡而散。

濟南婦女道德促進會成立

◉封建勢力抬頭中應運而生的產物

濟南韓主席夫人高藝珍等，鑑於中國現代婦女，將固有之舊道德，埋沒殆盡，女子之真精神泯滅無餘，女權愈發達，生活之墮落愈甚，文明愈進步，習尚之腐敗益烈，爲糾正婦女惡習，恢復婦女道德，特聯絡各界明達婦女，組織山東婦女道德促進會，於上月假省立劇院，開成立大會。

上海婦教館少女會

上海婦女教育館，自創辦以來，工作進行至爲努力，於十月二十七日在吳淞舉行第六次少女會，主要論題爲「少女讀書選擇問題」，因書本選擇與少女生活影響至爲重大。該館此次注意及此，即在防範少女讀無益於身心之書，而免受書本之害。是日並參觀水產學校，商船學校，海濱公園，及吳淞砲台，以增進少女之常識。

粵省禁娼辦法

粵省軍政當局決於第二次二年施政計劃期中，禁絕全省煙賭及廣州市娼，近已通過禁娼辦法，擬自十二月起施行。其辦法爲登記妓女，未登記者不准營業。禁娼期定爲三年，分作六期，每期六個月，將所有登記妓女號數用抽簽法逐期取銷，第一期取銷

全數六份之一，第二期取銷五份之一，逐期類推，至第六期禁絕。

江蘇強迫妓女識字

江蘇省會強迫教育識字委員會指定之鎮江縣黨部社會服務處舉辦妓女識字班，於二十八日在欣賞林茶社，舉行開學儀式，到各方代表來賓該班主任洪一鳴及各學生八十餘名。關於歌女識字問題，已調查完畢共八十餘名。因人數衆多，決分兩處授課。

廣州女宿舍之興起

廣州婦女事業，漸漸進步，因婦女職業及其他進步之故，同時供應婦女需求之事物，亦隨着增加，除廣州衛生局已增設女廁，開一新紀元外。最近女宿舍，亦應運而興。現規模較大者有兩家，一名潔苑，一名濱華，均爲新式洋房。此項女宿舍，實爲舉旅性質，不過只許女性寄宿，男性到舍探望，均遭拒絕。門前貼有『寄宿舍內，不得招待男客』字樣。

各地首屆集團結婚

杭州：　杭市首屆集團結婚，於國慶日下午三時，於西湖大禮堂影院舉行，參加結婚男女，共計八對。

上海康元廠：　康元製罐廠，自上海市政府推行集團結婚制度後，即規定職工，如有舉行婚禮者，概須參加集團結婚，力求儉約，並應繳婚費二十元，由廠方津貼，聞歷屆參加者，已有多人，該廠內舉行集團結婚，於本月三日舉行第一屆婚禮，一切費用，均由廠方負擔，並備有茶點招待新人親友。我國工廠中舉集團結婚典禮，實以該廠爲破天荒。

無錫：　本縣第一屆集團結婚，經新運會一月來之籌備，於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在縣圖書館舉行，參加婚禮者共有十七對。

中國女子體育進步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於國慶日起在上海市中心區市立運動場舉行。女子參加各項運動，頗多新紀錄發現，如五十公尺，二百公尺，跳遠，鐵餅，標槍，壘球擲遠等項均破全國紀錄，女子游泳如五十及百公尺自由式，一百公尺及二百仰泳及二百公尺接力等項均破遠東紀錄。可見女子體育已在日益進步中。

國外部

英國婦女競選

據哈瓦斯倫敦十一月二十八日電

英國下議院舉行改選時，將有女性候選人六十名，參加競選，其中計有工黨黨員三十一名，保守黨黨員二十名，自由黨黨員七名，超然二名云。

編後談

峙山

本刊此次爲出『賢良』問題專號徵文，蒙諸作家不棄，賜以鴻文大作，不勝感荷！唯因限於篇幅，不能一一披露，萬分抱歉！如事實允許，當將本期未能刊出之佳作，續刊諸下期，以答作者爲本刊撰文之雅意。

此次所徵得之文，就思想上，可分爲二派，一派是認爲賢夫良父及賢妻良母，無論在現社會，或將來合理的社會，均屬不可非議。所爲人垢病者，乃今之將『賢良』責任偏壓在婦女的肩頭，而且以之爲婦女的終身事業。如果夫妻父母共負賢良的責任，且男女均不以賢良責任爲終身事業，就是合理的；即在將來合理社會裏，亦無排除之必要，不過在質的方面有所變化而已。此派意見，即本刊出專號之本意，爰將此項材料編爲第一輯。還有一派意見，含有根本否認現社會的意思，因之也根本否認賢妻良母，而且認夫賢父良爲不可能，完全將希望放在未來合理社會之實現上面。這派意見，亦可代表今日一部分的社會思想，爲集思廣議的討論問題起見，自不應抹煞。故將此項材料編爲第二輯，以資討論。

在理論方面，蔣龍君的『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最爲透澈。在暴露舊式賢妻良母之不合理的方面，有「媽媽的一生」「三重生活」，及李嫂子」等佳作，可以說描寫得淋漓盡致。「少珊的生日」，是刻劃女人生育子女時的痛苦，是男人所永生意識不到而女人每每不能逃脫的痛苦。其實女人一生忍受了這樣幾次痛苦，已可終生受社會的供養而無愧了，還講

津日僑婦女準備非常事變

天津日國防婦人會，本月三日午後在日本俱樂部內實習非常事變時，握飯工作。由駐屯軍部高級副官大竹憲兵隊長池上井同中佐山田大尉指導，以爲非常事件來臨時準備。

什麽賢良的責任？此種無法形容的生產痛苦，普遍的由女人忍受着，竟不能引起任何人的同情。文子君以伊的生花之筆；描寫伊這深刻的經驗，雖可以說是工於形容，但並未張大其詞啊！爲使人們得一個整個的概念起見，特將它一期刊完。而且在這個討論賢良問題的專號上刊出，以促起一般忽略母性爲人類社會所已盡的偉大責任的男子們的注意。若是再把產前產後的痛苦和累贅，以及襁抱哺養等勞蹟算在裏面，女子實在爲人類盡了男子們所未夢見的爲分偉大的責任。假使男人們是有良心的，固不必再責女子去盡任何責任了。

在編完了本期之後，接到女聲二十一二期合刊。在婦女問題座談會裏，與會的諸先進，却拿筆者做了攻擊的對象。筆者來不及而且不必要另爲文辯駁，在這裏，略說幾句吧。

伊們討論的是『過度時期的家庭婦女的問題』認筆者在本刊九期『答宇晴君』一文的主張爲非與以迎頭痛擊不可，一若不打倒筆者的主張，不僅婦運不可爲，即未來的合理的社會亦不能實現似的，好吧，那末筆者爲了婦運的前途，爲了合理社會之實現，未嘗不可默然。

問題之焦點在這裏：筆者認爲在理想的社會未實現以前，未受過教育婦女，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婦女如張太太者，既無法使之跑出家庭來作一個社會人，則應在家庭中作一個賢妻良母。自然男主人也應該是賢夫良父。換言之，就是認這些婦女在家庭中担任照料丈夫和子女的衣食住等工作並不算過分。否則那末伊們吃了飯祇有打牌聽戲等嬉戲的生活了。豈不更糟？如果一旦合理的社會實現，社會的生產工作需要大批的工作人員時，自然可以拉出這些婦女來從事生產工作。因爲到那時子女由國家養育，丈夫更無須妻子來照料了。但對於現在在社會能謀獨立生活的婦女，却反對將伊們驅逐回家庭去專門做賢妻良母，這是筆者的主張。然而女聲座談會中的諸先進，却大大的反對此項主張。並反對我們來出這個專號。對於出這個專號一層，在『我們爲什麽出這個專號』一文內已答復了。至於筆者的主張。是否錯誤，除讓讀者自由心判外，還有一個事實問題：即如果社會制度馬上改變，我們可以用政治的力量把這些婦女從家庭中拉到社會上來

從事生產工作，不，家庭因社會的改變已成了廢物，已無家庭的存在，這些婦女們自然都成爲社會的一員。到那時勢如烈風吹細草，毫不費力。如果現在要伊們離開家庭，莫說事實上不可能，假使可能的話，恐怕諸先進們將無法安排吧！既無法將伊安排在社會，盡不教伊們暫將担任爲妻爲母的工作呢？

在女聲的座談會裏，也認爲這些家庭婦女不過是需要解放的一羣，在解放運動的過程中不是生力軍，作用比較勞動婦女和覺悟的女生要小得多。最後的結論，還不過是設法促起家庭婦女的覺悟，在這一點上，筆者不知努力過多少促起家庭婦女覺悟的實際工作，寫過多少促起伊們覺悟的文字。（可由歷年在本刊發表的主張作證）筆者又何嘗反對作賢妻良母的婦女覺悟呢？

平心靜氣而論，所不同者，所爭執者，是在伊們所注重的是將來，筆者所論據的是現社會下的事實。自然啦誰都承認將來合理的社會裏沒有賢妻良母畸形存在的餘地，然而又怎能否認現社會的家庭婦女，不能不操作賢妻良母的事務呢。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即賢妻良母的定義的問題。如本期龍君在『賢夫賢妻存在愛的領域中』的賢良定義，自然是應該反對的。但是筆者所說的妻良母是指照料丈夫子女的生活操作而言，並非指大家庭中的媳婦的被壓迫的生活來說。這也許是這次筆戰的焦點吧。

總之，討論問題，應有良好的態度，無論在何情形之下都能保持討論的態度，然後始能討論問題，否則，必陷於意氣漫罵而後已。例如筆者指出雙方論辯的原因，是因『賢妻良母』的定義不同而起，而羨思君則直謂筆者『思想糊塗，沒把問題弄清楚：……』似乎欠缺討論問題的態度。何况此項論戰之起，是起於張伯苓太太式的賢良，並沒有作正式討論問題的打算，故未在事前把『賢妻良母』定與以定義。張伯苓太太的賢良，本含有兩種姿態，一種是相夫教子的勤儉操作的姿態，一種是侍奉婆母的姿態。而筆所贊同者，是像張太太這樣婦女，既不能跑到社會上來謀獨立生活，則應在家庭中操作相夫教子的事務。而女聲的諸位作者，也許是反對的侍奉婆婆的大家族的媳婦式的那一姿態。如同一根棍，是半截紅半截綠的，拿着綠的一頭的人說是綠的，拿着紅的一頭的又拚命說是紅的，問題終得不到解决了。如果欲對此問題求得結果，必須重加定議而後可。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	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郵費	國外八分 國內日本朝鮮不加費

預定		寄價連郵費	
時期	冊數	國內	國外
半年	六冊	八角	一元四角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五角	二元五角

空函定閱恕不照寄

新疆蒙古日本照國內計 香港澳門照國外計

郵票代價十足使用但以角以下為限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封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正文前	二十六元	十六元	十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二十元	十三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登

廣告者請移玉或通函本社發行部接洽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三一九三五號

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陳令儀大律師受任婦女共鳴社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 上海江西路新華銀行四樓 電話一八一〇六一九

婦女共鳴月刊緊要啓事

啓者本刊自四卷三期起，委託上海雜誌公司代理發行，各地各大書局欲繼續代售本刊者，希直接與該公司接洽為荷！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啓

本刊第一二三卷合訂本出售

本刊為倡導婦女運動啟發婦女思想之唯一有歷史的刊物，久為全國好學諸女士所稱譽。茲為便於讀者參考起見，特將第一二三卷合訂成册出售，每卷訂價八角，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本社發行部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一四六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三一〇號